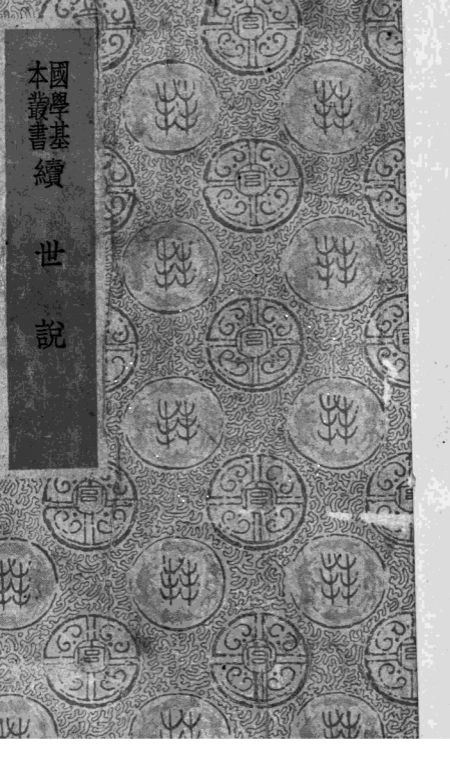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續
世說



續世說序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往往或失之誣。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題歟。舊本分纂前言以爲要覽。略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傲而增廣之。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平仲囊括諸史。派引羣義。疏剔繁辭。揆鉅名理。釐爲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茲善本。從義郎李君敏得之於前。靖守王君。長孺相與鏤板而藏焉。王親受於孔。知其不謬。李今爲沅人。徒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雒陽王公無染。灑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人材益進。嘗願謂僚佐曰。沅爲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又盡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卽加是正。復命鑄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資談說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哉。後之爲政者。能謹其藏。勿靳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秦果序。

金山縣無神廟之說

金山縣無神廟之說，其說之起也，蓋自元明之際。蓋元明之際，人心漸開，而迷信之風亦漸衰。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

元明之際，人心漸開，而迷信之風亦漸衰。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

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

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

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故其時之說，多謂神廟之設，不過為民之耳目，而無益於民之身心。

梁顧協、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宋甄彬有行誼，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彬，堅然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邪？

宋郭世通於山陰市物貨，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卽日毀其樓。

溫大雅改葬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卒。弟彥博官至端揆，年六十四，大有爲中書侍郎。

陳叔達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與之言，未嘗不自失也。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答曰：無長人問其故。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薛元敬與伯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鸞鷟。元敬年最小。爲鷓鴣。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房杜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至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崔仁師治青州逆獄。惟坐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無異詞。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仁師駁議。以爲父子天屬。兄弟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竟從仁師之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令歸耕種。與之約。令事已自歸。臨曰。請自當其罪。令在假。臨出囚。囚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後爲大理卿。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叫號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意爾。帝嘆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張文瓘爲大理卿。嘗有疾。諸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執法平恕。上元二年。文瓘拜侍中。諸囚聞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吏人感其恩信。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衆必斥罰之。由是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時周興嗣來俊臣用事。有功爲理官。以執改枉獄。前後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爲之少衰。時人比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陸象先清淨寡慾。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

主用事、宰相岑義蕭至忠、崔湜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請、亦以免禍。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曰：「太夫人有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獨無愧耶？相待如賓、後爲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有譖卿者、欲知其人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則天歎息。」

杜暹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尙書省及故吏贖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

權舉爲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舉獻戎俘于京師、過福昌、福昌尉仲壽、舉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壽。壽至、舉示已暗、瞪眦而瞑。壽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舉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舉母初不知。聞舉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舉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其子德輿爲相。

涇師作亂、駕幸奉天。兵部侍郎劉迺臥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僞宰相蔣鎮日來招誘。迺託瘵疾、炙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穢賢哲乎？」歎歎而退。迺聞駕再幸梁州、搏膺呼天、絕食而卒。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驕矜，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筚篥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乃命使者送遺光顏。冀光顏一見悅惑，○原作惑感，據舊唐書改。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資書先遺光顏，曼曰：本使令公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

慰公征役之思。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柰何獨以女色爲樂。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自此兵衆彌加激勵。

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母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

柳仲郢爲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京兆尹。仲郢謝曰：自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贖南宅，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歎，與從質正員官。徐晦爲楊憑所薦，憑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晦送至藍田，時權德輿爲相，與憑交分最深，聞晦之行，

謂晦曰。無乃爲累乎。晦曰。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何忍不送。如相公宅。日爲奸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稱之於朝。中丞李夷簡請晦爲監察。曰。聞公送楊臨賀。肯負國乎。

任迪簡爲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嘗有軍晏行酒者。誤以醴進。迪簡以景略性嚴。勉爲盡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奉以爲帥。

王義方坐與刑部尙書張亮交通。貶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改洹水丞。時張亮兒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徒步而還。先之原武葬皎。白告張亮。送皎妻子歸家。乃之洹水。

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在而娶。終身不婚。曰。兄有子以祀先人矣。先是。兄子無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渾流。兄子能食。乃止。其後兄子婚。妾以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以誠信化。秩滿。結廬陸渾山。有長往之志。屬歲飢。庖廚不爨。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房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卒。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

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縣界有虎暴。盜請殺虎贖罪。德秀許之。胥吏爭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司。囚恐爲累也。德秀曰。吾不欲負約。如有累。吾自當之。卽破械出之。明日。盜負虎而還。

後唐刑部侍郎鄭韜光。字龍府。自襁褓迫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在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僮。時人咸曰。鄭僮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

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卒年八十。

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人目爲玉界尺。弟光允爲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清淨寡欲。端默如此。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摺紳咸仰以爲名教主。

呂兗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兗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游竟門。見琦臨危。給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仕石晉。至兵部侍郎。高祖將以琦爲相。忽遇疾而逝。常以玉免已於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旣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宦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惟仁義二公得之。燕趙之士。流爲美談。

言語

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魏羣臣請增京城及修宮室。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莊不麗。無重威。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宋孝武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徼役過苦。後廢帝卽位，悉皆削除。由紫極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蔡興宗於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終始，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者，○原本天譏，足據南史改。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其言。

周顥清貧寡慾，終日食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梁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顧歡黨道教，袁粲崇佛說。張融曰：道之與道，遙極無二。君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高。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

周賀若敦以有怨言，爲宇文護所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後弼果平陳。

唐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刻血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山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爾。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太宗指殿柱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常其德、勞費寔多。

肅宗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李林甫冢、焚骨揚灰。李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爾。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天幸爾。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爾。柰何矜之。泌曰：臣非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章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太宗幸翠微宮、房元齡在京城留守。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尙書。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

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它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語，卽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史記言動，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陛下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若陛下，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

魏徵謂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皋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長世，福祿無疆；忠臣身陷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言之，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高宗責侍臣不進賢良，衆皆莫對。李安期對曰：天下至廣，非無英俊，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讒謗，以爲朋黨，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惟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

○原本既譏能，據舊唐書改。

誰敢不竭忠盡誠，此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

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思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君不奪蠶妾，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備則人太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尙方監裴匪躬欲鬻苑中菓菜收其利蘇良嗣爲西京留守駁之曰昔公儀相魯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果菜與下人爭利也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馬周有機辯能敷奏太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便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者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程名振奏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我前每見別噴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不見我何來資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擢爲右驍衛將軍

劉仁軌平百濟浮海西還仁軌初次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公耳於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語

中書舍人徐堅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與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之由是薄堅

張嘉貞欲杖裴仙先張說爭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豈能長據

○長下原衍久字據舊唐

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輩行自及矣。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鄭元璣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卽引還。

唐制財賦皆入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姦無所容、至第五琦、以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乃盡輸大盈庫、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中官領事幾三百人、有司不能窺其出入者、殆二十年、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乞以歸有司、度禁中所費、一歲幾何、進入不敢虧、如此、乃可議政、德宗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

崔佑甫爲相、淄青李正己畏德宗威德、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慮正己反覆、欲以計止之、又未有其詞、延問宰相、佑甫曰、請遣使往淄青、宣慰將士、便以此錢賜之、使將士深荷聖恩、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而從之、正己大慙、心畏服焉。

魚朝恩惡郭子儀、使人發其父墓、及自涇陽入朝、議者慮其搆變、公卿憂之、子儀見帝勞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聞其言、乃安、周墀初作相、私謂韋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愛憎行之、但令百司羣吏各舉其職、則公歛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也。

堦深然之。

崔羣爲翰林學士、以謠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書、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勳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它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崔羣云、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

殷侑欲舍王廷湊、專討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然深嘉其言、李訓之亂、上問以治安之策、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以錦綵黃金。

文宗召趙宗儒、問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上嘉納之。韋溫在朝時、與李珣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溫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慍、二人不能用、故及禍。

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裴潏疏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

訓注之禍、宦者氣盛、凌轢兩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注、以折文臣、李石鄭覃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縉紳賴之。

幽州楊志誠逐李載義、自爲帥。文宗聞之、驚、急召宰相。時牛僧孺先至。上曰：「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若假志誠節、錫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足以逆順。上大書曰：「如卿之言、吾洒然矣。」張公藝、鄆州人。九代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親幸其宅、問其義。居所以久。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司馬承禎、睿宗問以理國。對曰：「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

元宗問吳筠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

○原脫對曰道法四字據善唐書補

無如五千言、其餘枝詞蔓說、徒費紙札耳。

元宗幸東都、過嶠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環曰：「陛下罪之、以臣釋之、是代陛下受德。請令行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從之。憲宗誅李筠、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

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稅。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憲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勝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誦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故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石晉桑維翰恐與虜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尙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罅隙，自此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旣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

晉天福初，頻有肆赦。張允進駁教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赦耳。如是，何也？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假有二入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疏？見捨者何親？如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昇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

續世說卷第二

政事

文學

政事

宋交州刺史杜慧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武帝以謝方明爲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息，事猶不舉。顧凱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衆莫及也。

顧憲之爲建康令，人號神明，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醇者，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梁陸襄爲番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事，遂相誣告，襄和言解之，二人感恩，深自悔，乃爲設酒，令其歡飲，同載而歸。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旣罷，讎共車。

梁始興王蕭憺爲荊州刺史，有善政，被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彼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

乳我。

梁徐勉爲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勳經數旬。乃一歸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它日亦是傳中一事。

宋阮長之爲武昌太守。時郡田祿以芒種爲限。前此去官者。一年祿秩。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所蒞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

宋傅炎與父僧祐並有政績。炎爲武康山陽令。二縣皆謂之傅聖。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臨淮劉元明亦有吏能。政事爲天下第一。炎子翽代元明爲山陰令。翽謂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元明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齊邱仲孚爲山陰令。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邱。謂傅炎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仲孚又過之。

齊樂預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於官。有一老媪。擔樹蔽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爾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北齊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代。有老人丁金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北齊許惇爲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曰。入鐵主簿。後遷陽平太守。政爲天下第一。惇美鬚髯。下垂。

至帶號長髯公。文宣因酒酣，提樽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撮，樽懼，因不敢復長，又號齊鬚公。魏源懷性寬簡，不好煩碎，常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過爲嚴肅，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史羅利怒，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周豆盧勳爲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烏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踐，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呼其泉曰玉漿泉。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武帝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北齊李仲舉爲修武令，爲政寬簡，吏人號曰寬明，盧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寬恩之政。

隋于仲文字次武，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大業五年，郡國舉集，帝問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宏化太守柳儉對，又問其次曰：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帝賜儉帛二百，絢肅各一百。

隋劉曠爲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太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

唐皇甫無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樵采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

顏游秦爲廉州刺史、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王方慶爲廣州都督、廉而嚴、境內清肅、議者以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則天有制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郭元振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舊涼州粟麥、斛售數千、元振置屯田、數年豐稔、至一絹糴數十斛。

盧奐爲南海太守、遐隅之地、貪吏欲迹、人用安之、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休、先李朝隱及奐也。

尹思貞爲司府少卿、時候知一爲司府卿、亦厲威嚴、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爲人所服如此。

裴灌父炎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刺史李崇義以少年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

炎之使斷之。命書史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予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錄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

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日。宰臣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出爲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涌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裴遵慶判吏部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

韋元甫員錫。同在韋陟幕中。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時謂員推韋狀。

賈明觀恃魚朝恩之勢。恣行凶忍。毒甚豺狼。朝恩旣誅。元載納明觀姦計。令江西効用。百姓懷磚瓦候之。元載護之獲免。在洪二年。魏少遊爲觀察使。承元載意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卽日杖殺。識者以爲滅魏之名。多路之政。嗣恭本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爲天下最。賜名嗣恭。

劉晏掌計。雅得其術。賦入豐羨。李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巽三年登焉。

李勉在廣州。性廉潔。船舶米都不檢閱。先是。船舶泛海至者。歲才四五。勉之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

高崇文爲長武城使、練卒五千、常若寇至。永貞元年、劉闢據蜀叛、杜黃裳薦崇文討闢。中使卯時宣命、崇文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七箸者、斬之以徇。遂平蜀寇。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爾。」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能。」李光弼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

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

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請寬十日。府不許、坦令人戶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遠之、不過罰令俸爾。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馬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擾、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淮西之師、柳公綽選卒六千屬李聽軍。既行、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治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克捷。

盧鈞爲廣州刺史、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己一不干涉。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於嶺表、子孫貧悴、不能自還。鈞減俸錢爲之營櫓、致醫藥、畢婚嫁。凡數百家。山越之俗、服其德義。

張允濟爲武陽令，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同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開無棣河，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聘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與瀛州賈敦頤、冀州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鑰腳刺史。

賈敦頤爲洛州刺史，有異政，百姓樹碑于大市通衢，後弟敦實爲洛州長史，又有惠政，百姓復刻石頌美，立於兄碑之側，時人號爲棠棣碑。

田仁會爲鄆州刺史，天旱，仁會自曝祈雨，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開，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馮元淑，則天時爲潭令，有殊績，百姓號爲神明，又歷浚儀、始平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齊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爲苦也。

袁滋，字德深，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人甚愛之，徵爲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去。

馮立爲廣州都督，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豈止一盃，卽安能易吾性乎。

道州之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陽城爲太守、不平其以良爲賤、又閔遠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停歲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元宗時、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尙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耶、必欲箠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元宗賜醮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五代漢劉審交爲汝州防禦使、郡人歌之、卒於官、郡人聚哭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建祠立碑、詔贈太尉。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民之租稅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黎民懷感者、誠以不行鞭朴、不行剝削、不因公以徇私、不容物以利己、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

劉知遠謂晉高祖曰、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安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襍、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文學

齊謝朓長於五言詩。沈約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文帝令羣臣作赤鸚鵡賦。袁淑文冠當時。見謝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

梁王筠爲詩，能用強韻。沈約嘗啓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之文章，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

王筠字元禮，自序云：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警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顏延年問鮑昭，己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爾。方當誤後生。時議者以延年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齊衡陽王鈞，嘗手細寫五經一部，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對曰：殿下家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以便檢閱。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而爭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梁沈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之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江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匹錦，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旣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以防能爲文，約爲詩也。昉聞病之，晚節轉好作詩，欲以傾沈。然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

梁鄭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多苦心熱瓜時，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陳沈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宏正稱之曰：沈生可謂無意聖人者乎。

梁何思澄與宗人遜及何子朗俱擅文名。世人語曰：人中爽，有子朗。又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矣。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

○宜在原謫，此據南史改。

北齊陸叟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叟。

後魏李謐少好學。師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時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每日。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帷。杜門卻掃。乘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

隋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煬帝即位。獻高祖文皇帝詩。帝覽之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以事殺之。

唐房元齡在秦王府十餘年。常典管記軍符檄。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如面語。

岑文本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卽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太宗旣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號十八學士。圖其形狀。題其名字。爵里。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卽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李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閩閩。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肉譜。虞世南目爲人物志。劉緯之以文藻知名。高宗時與元萬頃范履冰苗楚客周思茂韓楚賓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蘇頌機事填委、文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涌泉，非吾所及也。

王方慶賞徐堅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楊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

楊炎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以來，言制誥之美者，時稱常楊焉。

肅宗賞嘆李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絕。

李賀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峭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

張薦祖鸞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采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請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爲鳳之

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名鸞，塞味道嘗賞之曰：此生天下無雙矣。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員半千曰：

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箇，選中未聞退時。時因謂之青錢學士。

權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宏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爲請者

十八九，時人以爲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晷暫倦。

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飾，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韓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

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

王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忘於寢食，無書不覽，經目靡遺。

柳璨爲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爲柳箇子。昭宗召爲翰林學士，卽以爲相。任

人之速，古無茲例。

同日受册，有司忘載册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勳立召書史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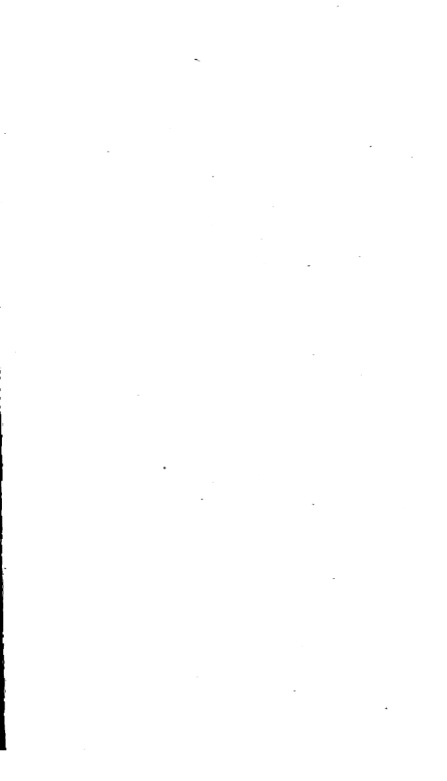
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富嘉謨與吳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千變，稱爲吳富體。

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依冠，及天下寺觀，多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饋遺亦巨萬，時議以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元稹論杜甫之詩云：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前人之所獨專，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後唐武皇議欲脩好於梁祖，命李襲吉爲書云：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梁祖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筭，得襲吉之筆才如虎傅翼矣。

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澆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性識日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



續世說卷第三

方正

雅量

箴規

方正

梁徐勉爲吏部尙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梁朱异方貴用事，賓客輻湊，欲引江子一爲助，异子一之姑夫也。子一知异不爲物議所歸，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武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陶淵明，侃之曾孫，自以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肯復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魏高道穆爲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

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廚宰進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織。

北齊蘇瓊爲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元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債券。

陳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一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唐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爲后，長孫無忌數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

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引朱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史以爲高潔，守正如此。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皇惑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爲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閣救子，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宋璟爲中丞，請窮究。則天曰：昌宗已自首，璟

曰昌宗事露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勸鞠、則天不悅、楊再思違宣敕、令環出、環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有勅、特原之、令詣環謝、環拒而不見。

宋璟嘗侍晏朝堂、張易之兄弟皆爲列卿位、舉筯待環、久之方至、先執酒向西拜謝、飲不盡、扈、遽稱腹痛而歸。

中宗時、韋月將告武三思與韋后通、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帝詔殺之、宋璟請付獄、帝怒、岸幘出側門、謂環曰、朕謂已誅之矣、更何請也、環曰、人言三思亂宮掖、陛下不問、卽斬之、臣恐有竊議者、故請按罪方行刑、帝愈怒、環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免月將死、流之嶺南、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案、見環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李元紘爲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元紘斷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懼太平公主勢促、令改斷、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懷貞不能奪。

韓休爲相、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曰、美玉位卑、所犯又非巨害、今朝有大姦、尙不能去、豈可舍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貪冒、僭擬恣縱、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陛下若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上以其切直、從之、始蕭嵩以休柔和易制、引爲同列、旣知政事、峭直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

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爾，非爲身也。

宦官李輔國擅權，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搆者，繼有之。有所追呼，諸司莫敢抗抑。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推斷未了，追去釋放，莫有違者。每日就銀臺門決天下事，便稱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凡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李峴爲相，叩頭論輔國之罪，上悟，賞峴正直，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

崔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爲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知省事，與宰相常袞不合。隴州貓鼠同乳，袞以爲瑞，率百官稱賀。祐甫獨不賀，中官詰之，祐甫云：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貓當食鼠，今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何異法吏不觸邪，驅吏不扞敵，恐須申僉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吏，毋失巡徼，使貓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

興元元年，盧杞移知饒州，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張獻恭因紫宸殿對，言高所奏，至當。德宗未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下一良臣，德宗顧謂宰臣李勉曰：欲授杞一小州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如此。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己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廟堂，則重位

可久。渾曰：爲我謝張相公。渾頭斷而舌不可禁也。竟爲延賞所構。罷相。

朱泚盜據宮闕。源休勸泚僞迎鑾。陰濟逆志。乃遣其將韓閔疾趨奉天。時德宗倉黃之中。未有武備。段秀實陷在賊中。以爲宗社之危在頃刻。乃倒用司農印符以追兵。閔至。駱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遽而回。秀實自度閔之來。已用必死。明日。泚召秀實議事。語至僭竊。秀實勃然。奪源休笏唾泚面曰：狂賊。恨不斬汝萬段。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被面。匍匐而走。秀實遇害。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珣作相。遣女巫巫分行天下。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爲姦。有一巫。盛年美色。以惡少數十自隨。宿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扁鵲不可啓。震破瑣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閱其賦。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以賦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肅宗欲大用李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爲之屈。竟爲所抑。出歷汾。號刺史。後爲相。盧杞自新州司馬除澧州刺史。袁高奏駁。遂授澧州司馬。勉謂德宗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

杜亞爲東都留守。誣大將令狐運爲盜。朝廷遣御史楊寧按之。亞以爲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上信而不疑。宰相以獄大宜審。命李元素覆按。乃就決之。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又誣奏元素。元素奏未畢。上叱出之。元素曰：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真盜。元素由是爲時器重。有美官缺人。必指元素。

李晟之子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卽位，擇太原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爲河東節度使。」

杜黃裳爲太常卿，方王叔文之盜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壻韋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王朝，豈可以官見買，卽拂衣而出，尋拜平章事。」

李藩爲校書郎，王紹持權邀藩，一相見卽用，終不肯就。爲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白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垪言於帝，以藩有宰相器，擢爲平章事，與權德輿同在政府。河東節度使王鐔遺賂權倖，有密旨，王鐔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卻奏入云：「不可。德輿失色云：『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鐔命果寢。史云：藩爲相，材能不及裴垪，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整，亦其流也。

盧坦爲中丞，裴均爲僕射，在班踰位。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

武儒衡字廷碩，氣直貌莊，言不妄發。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亦重之。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韋貫之爲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諾行。有以貫之名告貫者，貫曰：「是與吾同里，極聞其賢，但得識其面而薦之。」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驥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終不往，亦不遷。後相憲宗。

韋澳，貫之子也。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後爲京兆尹，會宰相蕭鄴判度支，而戶部缺判使，澳對於廷英。宣宗曰：「戶部缺判使，澳對以事。」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又曰：「卿意如何？」澳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柰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嘿然不樂。」甥柳泚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爲時相所信，忽自宸衷委以使務，必以吾它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後出鎮河陽，辭於內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

路隋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斥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韓愈與人交，榮悴不易，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穆宗以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之？」

裴度爲元稹所間，罷兵權，爲東都留守。過京師，朝見，先敍朱克融、王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分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穆宗爲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

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爲姦邪排擯。雖度勳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

李甘字和鼎，大和中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唱言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所求，相注之事竟寢。甘猶貶封州司馬。

崔從少以貞晦茶遜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孔緯字化文，乾符中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讎。旣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僖宗幸蜀，百寮以田令孜在上左右，意不欲行，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之義也。凡布衣交情舊，猶緩急相救。

○此疑有脫誤，舊唐書作凡布衣交舊，緩急相救。

卽。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云：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行至褒中，作相。孔氏子孫，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

李輔國求爲宰相，諷僕射聯章薦己。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出問裴勉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嘉曰：勉固堪大用。

顏杲卿爲安祿山所擒。祿山嘗之曰：「嗚呼！自唐以來，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曰：「我身爲唐臣，守忠義，縱受汝奏，署便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羯奴爾，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祿山怒甚，縛於東都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氣絕，大罵不息。杲卿子泉明亦賢。

劉蕡在籍中，文宗大和二年對策，斥言宦官。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感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惟登科人李郃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中宗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順宗時，叔文之黨方盛，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不可知。」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遂巡路旁，乃江南一吏爾。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不復有如君者乎？」羣素有剛直名，止之。

○此疑有脫誤，舊唐書云：其黨欲敗羣官，羣執誼止之。

裴垺作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子自遠詣之，垺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垺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官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也。垺則必不可。」

僧鑿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憲宗時于頔以賂求出鎮事發連鑿虛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鑿虛沒其所有之財

憲宗時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街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慢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將軍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裴均子持萬緡詣韋貫之求作先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肯爲此哉

吐突承璀欲立聖德碑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萬緡欲酬之憲宗以命李絳絳立陳立碑爲非詔毀碑樓

韓公武以財結中外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爲相乃僧孺也

憲宗時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鄴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元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鄴爲相鄴恥由宦官進乃將佐出祖樂作鄴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既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不見固辭相位憲宗以爲戶部尚書

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會，遣使召之。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矍然。左右請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狗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朕甚愧之。違敕監軍不復選，懼悰爲平章事，悰入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魏徵矣。」悰之子岐陽公主之夫。」

憲宗爲陳宏志所弑，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又宣宗之母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卽位，待郭太后殊薄。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宣宗聞之，大怒。是夕，太后崩。外人頗有異論。宣宗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詞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候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但先行，墀入至敏中廳，見皞爭辯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皞孤直。明日，皞貶句容令。懿宗時，皞還爲禮官，申抗前論，卒以郭后祔廟。」

昭宗在鳳翔，韋貽範爲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旣丁母憂，日爲債家所譟，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渥草貽範起復制。渥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卽上疏論。貽範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渥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

已奏之上，卽命罷草，仍賜敕褒美之。

後唐李愚行高學瞻，有史魚蘧瑗之風，侃然正色，不畏強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梁末帝責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

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厚祿優之，爾起性悻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謹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爾。」

石晉命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今蓋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坐此停任。」王起曾孫也。

雅量

○原脫補
題今補

宋徐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之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郭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常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梁武帝開講於同泰寺，會者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狂逸，衆皆駭散。唯臧盾裴之禮巖然不動，帝甚嘉焉。

宋曠帝賜王

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墨啓答。敕舉賜燭。謂客曰。此酒不可相離。自仰而飲之。卒齊蕭鏗左右。誤排楠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礙。

隋牛宏弟弼好酒而酣。常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其妻又曰。叔忽射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和如此。

李元道嘗事李密爲記室。密敗。官屬爲王世充所虜。餘人懼死。皆達旦不寢。獨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衆服其識量。

唐劉仁軌戴至德。高宗時同爲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悅人。至德必據理詰難。由是譽皆歸仁軌。有嫗陳牒。誤詣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是不解事僕射。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

李昭德妻師德同乘政。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寵榮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而自乾。當笑而受之。後討吐蕃兵敗。師德坐貶原州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耶。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唐許國師嘗有官吏犯賊事。國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爲廉。

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李勣等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命致討。盃中之血。授首之徵也。遂盡飲而罷。人服其識度。能安衆。竟擒公祏。

裴行儉平敵。大獲瓊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設宴出之。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足跌。碎之。休烈皇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非爾故也。更不形顏色。有醫人合藥。失犀麝而逃。令史試賜馬。馬倒。毀鞍而竄。行儉曰。皆失誤爾。遣人招致。待之如故。

魏元忠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元忠嘗有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承敕者將至市。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敕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宣敕。然後起謝。觀者咸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

狄仁傑未入相時。婁師德薦之。及仁傑爲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毀之。令充外使。則天出薦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舍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

郭元振就突厥首領烏質牙帳。計議軍事。時大雪。元振立於帳前。未嘗移足。烏質年老不勝苦寒。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或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軍帳。哭之甚哀。娑葛感其義。復與通好。

賈耽在滑州。與淄青李納相鄰。納時雖外奉朝旨。而常蓄併吞之謀。淄青歸卒數千人。路由滑州。大將請

館之城外。執曰：與我鄰道，奈何野處其兵？遂歸之。城內漢將，亦皆心服。志就善，則無所不從。騎往往獵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

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病甚，鄧惟恭自領州事。朝廷以董晉爲汴帥，晉將僕從十餘人赴鎮。至鄆州，宣武迎候。將吏無不至者，官吏皆懼，勸晉遲留以候事勢。晉云：準敕赴官，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惟恭方來，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晉達於事體，機變莫測，其淺深也。

陸贄出李吉甫爲明州刺史，久之遇赦，起爲忠州刺史。時贄以謫在忠州，議事謂吉甫必逞憾於贄，重搆其罪。及吉甫至部，與贄甚歡，不以宿嫌介意。

張建封死，杜兼誣奏李藩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果之說，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爲報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除校書郎。

歸登自右拾遺轉右補闕，三任十五年，同列常出其下者，多以馳驚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退介意。嘗使僮飼馬，馬踉僮，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云：未之嘗。它人爲之怒，登無愠色。常慕陸象先之爲人，議者以

爲登過之。

錢徽爲禮部侍郎，段文昌、李紳皆以私書保薦人求名第，徽俱黜之。文昌紳大怒，文昌鎮蜀，辭曰：「面奏徽所放進士不公，徽坐貶爲江州刺史，或令徽以私書進呈。」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卷爾，急之則投之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裴度之平淮西，領泗曲降卒萬人入蔡，又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卽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卽時平定。」孔述睿爲史館修撰，性謙和退靜，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恂恂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暉亦充修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讓之，竟不爭。時人稱爲長者。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醉，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能聽客語。城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以送酒家，無留也。」

楊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鞞，

取其金行。窺知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廉。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巖曰。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某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魏銀槍軍最爲凶悍。唐莊宗爲晉王時。張彥作亂。引五百人謁王。王斬張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慄。王召論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軍。衆心由是大服。

石晉安彥威。少帝母安氏近屬也。帝以涇陽待之。而彥威未嘗掛於齒牙。及卒。太妃親至彥威汴京舊第。預其喪事。人方知爲太妃之親。聞者服其謹重。

後唐明宗時。史圭爲右丞相。判銓事。馮道在中書。以堂判銜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圭後罷之。晉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監鹽鐵副使。皆道之奏請也。圭方愧度量不及道遠矣。

石晉時。馮道出鎮同州。胡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希於接狎。饒忿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肴。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後作亂。被殺。馮道趙上交。王度迎劉贊爲漢嗣主。旣而周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皇怖。不知所爲。唯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徵時。嘗賦詩云。終開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五代周鄭仁誨初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刺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於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至樞極。

錢鏐與羅隱唱和，隱好譏諷。言鏐徵時騎牛操槌之事，鏐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然又有人獻詩於鏐者，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以爲譏己殺之。

唐明宗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擊范延光，遂與延光同反，引兵入洛陽。又扼汜水關，將逼汴州。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洵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維翰嘗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

石晉以劉知遠爲河東節度使，知遠徵時爲晉陽李氏贊塔，常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勞，衆心大悅。

石晉高祖時，張彥澤殘虐不法。刑部郎中李濤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及契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栗。濤時爲中書舍人，謂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對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之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江南李氏齊王景遂爲皇太子弟，嘗與官僚宴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

箴規

齊王儉少時，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

王忱嗜酒，醉輒累旬。范泰規之，以爲酒旣傷生，所宜深戒。其言甚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隋煬帝時，五月五日，百僚上饋，多以珍玩。蘇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

隋文帝時，蘇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

唐劉子翼性不容非，門僚有短長，面折之。友人李百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

元宗欲討吐蕃，張說密奏，乞與通和，以息邊境。元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奭死，說因獲舊州關羊表獻

之，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元宗深悟其意。

韓滉專政，每奏事，或日旰，它相充位而已。柳渾雖滉所引，心實惡之。正色讓滉曰：「先相公以狷察爲政，不

滿歲，罷相。今相公杖吏省中至死，省中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敝，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獨無言何也？」

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它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陸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

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殺人，論合死。德宗從之。李忠臣奏曰：京杲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特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閔然，改授王傅而已。

蔣文本名武，因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羣寇，偃武修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文。上忻然從之。時帝方用兵兩河，文亦因此諷諭耳。

穆宗問禳災祚福，其可必乎？韋綬對曰：齊景一言而星退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除祕祝，言福不可求致也。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求福至，神苟有知，當以致譴，非祈禳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高宗出獵，在塗遇雨，問油衣若爲得不漏？谷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上不敗獵，高宗悅，賜物二百段。

齊高帝幸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効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令各効技藝，以爲笑樂。張錫爲談容娘舞，宗卿舞，渾脫張洽舞，黃巖杜元炎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効道士上章，郭山暉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恐忤旨，遂止之。翌日，帝降詔褒美曰：志在正時，潛申規諷，眷眷之誠，彌切，謬謬之操，逾明，賜時服一副。

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讓也。

後唐豆盧革爲中山王處直辟客，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

蜀主王衍奢縱，嘉州司馬劉贊獻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辮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上又問：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流於餓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家爲然。嘗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唯照逃亡屋。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命左右錄之。常諷誦之。石晉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大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周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

續世說卷第四

品藻

識鑒

夙慧

捷悟

品藻

齊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劉孝標云：劉訐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

陳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皆良將也。然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不設猜防。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梁邱遲詞采麗逸，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北齊李緯，梁使聘問。緯諸崔平安，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

東魏劉晝制六合賦一首，言甚古拙，自謂絕倫。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惡，文又惡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馳伏而無斌媚。

唐太宗嘗面談羣臣得失，目長孫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爾。唐儉言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稟性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言多有益，而不輕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尙。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優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太宗與羣臣謂王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

穆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珍珠目之，贊少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質爲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徐堅問張說文人優劣，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間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

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賦興闡時之文，如麗靡辭，則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雖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卮，雖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堅以爲然。

後唐欲用相，安重誨欲用崔協，任圜欲用李琪。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蜚蠊之轉也。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惟於儒兵之中，妻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

識鑒

齊徐勉，王融，一代才俊，特相悅慕，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敵，衣裾後果陷法，以此見推識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俊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牛宏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宏識度之遠。

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房彥謙私謂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

際其言皆驗。

李密爲隋左親衛，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也。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

唐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納，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侯君集平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江夏王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道宗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臆度猜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曰：果如公所揣。

楊素稱賞封倫，每引與論宰相之務，因撫其牀曰：封郎必據吾此坐。又善李靖，拊其牀曰：卿終當坐此。隋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房元齡密告其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侵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國家。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待也。其父彥謙驚而異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號爲知人。見房元齡時年十八，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聳壑凌霄耳。

杜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高孝基深器重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如晦果爲良

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盧道路多草竊命監御史魏元忠檢覆東都府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而詐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凡所銓敍時稱允當太宗賜以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之乎仁傑曰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作文章資歷則今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史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但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相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推薦之力也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亦對曰張柬之深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卽日召見以爲鳳閣鸞臺平章事

婁師德爲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敗朔張守珪執祿山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稷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

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齡奏祿山狼子野心。面有反相。臣請因事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悞害忠良。遂放歸藩。後祿山反。元宗幸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遣使就韶州致祭。

張守珪爲幽州果毅。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刺史盧齊卿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爲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待耶。

于邵一見樊澤。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爲節將。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誥令。竟如其言。

蕭昕與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元宗擢鎬爲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瑛堪任將帥。思明之亂。瑛功居多。

李吉甫拜相。詔下之夕。感激出涕。謂裴埴曰。吉甫自尙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才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擇賢俊。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爲我言之。埴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俱盡。人翕然稱之。

柳公綽伯父子華。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子華視之。謂其弟子溫曰。保惜此兒。福氣。吾兄弟不能及。與吾門者。此人也。因以起之爲字。

裴度自蔡州行營宣諭還。憲宗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

賊軍於泗曲。帝尤歎度之知人。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揚州。而生嗣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相。

王楊盧略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爛終益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孫逖爲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相。顏真卿爲尙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驪登上第。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

李華爲進士。著含元殿賦萬餘言。蕭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疑其誣詞。乃爲祭古戰場文。熾汗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穎士曰。此文如何。穎士曰。可矣。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路巖初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被作一官。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巖竟以流竄賜死。高崇文平蜀。事無巨細。一遵章南康故事。章舉佐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房式等。目段文昌曰。

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

後唐莊宗平蜀、高季興方食、聞之失箸。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不爲吾福。及莊宗遇弑、季興益重震焉。

後唐閔帝、自終易月之制、卽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意。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果有潞王之事。

江南李璟、爲人謙謹。初卽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江南李氏取湖南、百官皆賀。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爾。以邊鎬守之、後果失之。

夙慧

齊王泰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人皆異之。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患旣未瘳、眠亦不安。

齊蕭絳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諾矣。

陳陸從典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宋王僧孺年五歲、便機警。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梁虞荔年九歲、候太常陸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僊甚異之、弟寄亦聰敏、年數歲、有遺其父過、於門、嘲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學之流也、宋陶季直年四歲、祖愨祖、嘗以銀四函、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愨祖奇之、

梁謝貞八歲、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梁何妥八歲游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時蕭育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安住白楊巷、時人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育、

隋煬帝子昭三歲時、於元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子、

陳叔達、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

唐鄭善果、其父誠、周大將軍、死於王事、善果年九歲、襲爵、家人以其嬰孺、弗之告也、及受冊、悲慟擗踊、不能自勝、觀者爲流涕、

李百藥年九歲、有讀徐陵文者云、旣取成周之禾、復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曰、傳稱鄙人藉稻、杜預注云、鄙國在瑯琊、座間問者大驚異之、

蘇世長年十餘歲、上書於周武帝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云、讀孝經論語、帝問曰、孝經論語

何所言對曰。孝經云。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

狄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

蘇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粲也。

楊綰年四歲。嘗因夜宴。親賓各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驚異。

高定。郢之子也。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不能對。

白居易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直指之字。無字示居易。口未能言。心已默識。

○案舊唐書本傳。與元稹書。僕始生六七月時。

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難。而指之不差。此隱括其文。似有譌脫。其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

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

憲宗皇帝。順宗長子也。六七歲時。德宗抱至膝上。問汝是誰子。在吾懷中。對曰。是第三個天子。德宗異而憐之。

下法爲來使臣等所弄陛下不備臣重當籌畫國事是時蘇頌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頌方誦庚信枯樹賦、避談字、因易其韻云、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矣、太后稍悟。

蘇頌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頌方誦庚信枯樹賦、避談字、因易其韻云、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

後唐明宗時、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贊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舉童子於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敕及第、附今年春榜。

捷悟

宋文帝令到彥之北伐魏、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爲之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上旣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梁蕭琛醉伏於御筵、武帝以棗投之、琛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大悅。

齊高帝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對者、張融從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齊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刺謁繪、繪嘲之曰、君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子何

闕而居闕里。

梁時有沙門詔田武帝大暑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其能出之。

宋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嘿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隋崔頤從駕往泰山煬帝問何處有羊腸坂頤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頤

曰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宏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隋袁充年十歲冬初尙衣葛衫客戲充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斃。

唐李泌七歲召至禁中元宗與張說方觀棊說使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棊局圓若棊

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運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說賀帝得奇童子。

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

上說其言。

孫述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述握翰卽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

忘年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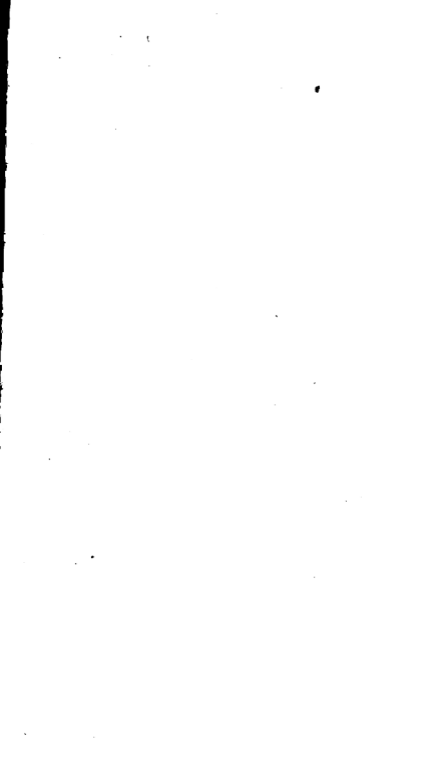
蕭穎士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游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卽能誦華再閱據三閱

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于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年爲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繆歟？同大驚，亟取魏志展讀之，果驗。宗族奇之。

梁太祖過內黃，問曰：此何故名？內黃李挺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故此有內黃。又曰：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其故墟今在雍邱。小黃爲高齊所廢，其故墟今在陳留。太祖稱獎數四。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而已。莊宗拊背嘉之。



賞譽

寵禮

任誕

容止

賞譽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淳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

河西王蒙遜遣尙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曰：「汝所聞崔浩，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宋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謝超宗詣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梁天監中。張率爲待詔。賦奏之。帝乃手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舉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裴遜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剪。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羨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之禮。蓬子也。

陳宣帝時。張譏爲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造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爾。後主常幸鍾山。召從臣坐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塵尾。顧羣臣曰。此卽張譏後事。

魏陸曄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

魏傅永。字脩期。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於叔父洪坤。洪坤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孝文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爾。

隋李德林初仕齊。周武帝平齊。以爲內史。謂羣臣曰。我當日唯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德。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之言。

隋李穆以太師乞致仕。文帝詔曰：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體。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勅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就第詢訪。

北齊任城王湝稱李德林云：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吏部郎中陸印云：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爾。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羶，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一手翻漢書。尚書令越國公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唐李靖平蕭銑，禽輔公祏。太宗曰：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靖年老，太宗賜靈壽杖以助足疾。

張行成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行冲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

鄒純子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紉之間矣。

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

封敖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宮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

尉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鎮盜兵。壺關盡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謂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追意。如卿此語。乘筆者豈易得耶。座中解其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

文宗擢魏徵五代孫。基爲起居舍人。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忠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加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制師服。喪畢而去。高宗嘗問三陣。半千越次而對。以師若時。兩爲天陣。足食爲地陣。得人和爲人陣。高宗嗟賞之。垂拱中。爲宣慰吐蕃使。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制也。卽日使入關供奉。

白居易以詩謁顧况。况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見首篇。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曰。道得箇語。居卽易矣。爲之稱譽。聲名大振。

裴迪。昭宗時爲梁祖賓席。轉檢校司徒。賜號迎鑾協贊功臣。一日。賓佐集謁。梁祖目迪曰。協贊之名。惟司徒獨有之。它人濫處也。其知重如此。

李璣爲梁祖掌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璣曰。此真記室也。

寵禮

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常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顛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梁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吉凶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梁孔休源爲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梁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

後周寇雋，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雋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明，帝不覺屢爲之前膝，及雋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隋高頴，西魏賜姓獨孤氏，隋文帝以爲左僕射，任寄隆重，朝臣莫比，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頴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謂曰：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可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頴於帝，皆被疏絀，因謂頴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隋李景、楊元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煬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
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隋樊子蓋，屢破楊元感。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謂子蓋曰：元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爾。析珪進
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

隋李德林，上霸朝集。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
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德林每贊平陳之計。伐陳之後，高祖以馬鞭南
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裴寂於唐有佐命之功。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引於臥內，呼爲裴監而不名也。太宗祠南郊，命寂
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勳，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高祖嘗宴寂於含章殿，極歡。
寂頓首乞骸骨。高祖泣下曰：今猶未也。要相與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

高祖以姜暮爲秦州刺史。云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

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密表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
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
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鳳，賜無忌命圖無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賜之。
杜如晦沒後，太宗食瓜而美，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前。又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元齡曰：昔如晦與卿

同心輔政。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泫然流涕。又云：鬼神畏黃金，命取黃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李勣遇暴疾，驗方云：惟鬚灰可療。太宗乃自剪鬚爲之，和藥，勣頓首見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不煩深謝。張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以辰日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太宗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高宗飛白書以賜近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咨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視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歿，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蘇頲葬日，元宗游咸宜宮，將出獵，聞廔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中路還宮。裴行儉兵不血刃，平定西服，拜禮部尙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高宗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元宗以蘇頲爲中書侍郎，入謝曰：元宗謂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卽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者。朕與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沒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曰：前朝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日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要留宮中披覽，其禮遇如此。

魏元忠爲中書令，請歸鄉拜掃。中宗賜錦袍一領，銀千兩，手敕曰：衣錦晝游，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

辰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恩遇如此。元忠玉那卑自藏其銀，無所贖施。

元宗寵任張說，說爲中書令，上親爲詔，賜中上考，及薨，上自製神道碑文，御筆書，賜諡曰文貞。楊綰有疾，代宗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釐革舊敎，惟綰是恃，恩遇甚厚。既薨，謂左右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下詔，賜諡曰文簡。

德宗 ○原作太宗

據舊唐書改

以宸辰台輔二銘賜馬燧，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

順宗以女樂二人賜張茂昭，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覩。昔汾陽咸寧南平北平嘗受此，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亦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功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深加禮異，允其所讓。

裴垪爲相，憲宗在禁中，常以官呼垪而不名也。又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

憲宗以李絳直諫，遠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謝曰：「面賜金紫，帝親擇良笏賜之。武后信重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鞵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病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後唐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四中流矢，血流被服，武皇解衣授藥。

手賜卮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笑。」

李存審，事後唐武皇，性謹厚。寵遇日隆。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藥，日夕臨問。

石晉高祖委任馮道，常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爲比。

五代周太祖以高行周者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

錢鏐以尙父薨，唐明宗制曰：「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冊，贈典旣無其官職，易名宜示其優崇。」賜諡武肅。

周世宗以英武自任，有包舉天下之志。而計事者多不諳其意，惟王朴神氣勁峻，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急於登用，次爲樞密使。卒時年四十五。世宗於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

閩王王昶以師傅之禮待葉翹，翹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

周太祖時，李穀以病臂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見于金祥殿，面陳款悃。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其後又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任誕

宋謝靈運以文帝不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出郭游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被奏免官，遂爲山澤之游。生業甚厚，奴僮既衆，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驚駭，謂爲山賊，知是靈運乃安。

顏延年疏誕，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類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年曰：「浚得臣筆，測得臣文，龔得臣義，躡得臣酒，何尙之嘲云：『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拘檢，好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意須此？」及穆之貴，爲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廚人以金柅貯檳榔一斛，進之。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忽。爲齊高帝黃門郎，在省常醉，上召見論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何司馬，爲是司隴。既是隴府，政應司隴。」

齊尙書左丞謝幾卿性通脫，不拘朝憲，嘗預樂游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如。

謝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袁粲爲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卒、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進、粲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與相見。

梁蕭恭尤好賓客、酣宴終日、時元帝勤心著述、未嘗妄進卮酒、恭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

陶淵明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之、逢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漚不解音樂、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貴賤造之、有酒輒設、漚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可去、其真率如此。

北齊王晞、爲并州司馬、人謂之方外司馬、昭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北齊韓晉明、好酒縱誕、每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其儉、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

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番故紙乎。

東魏侍中王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干懷、唯以飲酒自娛、丞相高歡、欲用爲僕射、元忠曰、我言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北齊崔瞻、在御史臺、常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冷、處之自若、有一人、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匙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匙筯、恣意飲噉、瞻曰、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自請鵝炙、亦豈異是、君定是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唐傅奕、駁佛教、平生遇患、未嘗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嘗醉臥、驟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醉酒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盧承慶

○原誤作承慶、據舊唐書改

臨終、戒子、斂以常服、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卽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

葦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

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紆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柳渾、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情、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宴、醉而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相謂曰、吾輩視柳宜城、悉爲拘俗之人也。

胡楚賓，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有又出，然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答以它事而已。

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原誤調態，據舊唐書改。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

賀兄，則鄙吝生矣。

李白待詔翰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中。元宗有感，欲造樂府新詞，丞召白，白已臥於肆中矣。召入，以水酒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首，帝頗嘉之。嘗沈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飲，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也。

杜甫與嚴武世舊，武鎮蜀，辟甫為參謀，待遇甚隆。甫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就江，縱酒笑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云：莫倚善為鸚鵡賦，何須不著鵝鵝冠。其傲誕如此。

後唐馬郁，事武皇，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祕書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菓陳列於前。

客無敢食者。當郁前者。先食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韓中出一鐵搗。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吾案。其俊率如此。

容止

魏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嘗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鑒爲江左第一。嘗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彧字景文。風姿爲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讖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此人。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縉何偃爲一雙。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景和中。山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開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不爲移志。公主謂之曰。君鬢髻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山陰都尉何戡。亦美容儀。動止與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諸公。梁何敬容。公廷就列。容止出入。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劉俊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翫咨嗟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齊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高帝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北齊神武言崔悅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逾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譔悅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默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欸爲洪鐘胸中貯千卷書那得不畏服

北齊李諧字度和短小六指因墮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審而徐言遂爲風流之冠時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齊崔瞻崔子約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觀之以爲二天人也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隋韋藝容貌瓌偉每蕃人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伐陳之役楊素率水軍東下艫纒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馮定爲太常少卿因樂成闕於庭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曰此馮定也文

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江南詩。錫以禁中瑞錦。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宏恕。美風儀。神彩如玉。

張知譽兄弟五人。厲志讀書。皆以明經登第。儀質瓌偉。眉目疏朗。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賜以其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兄弟。可謂兩絕。

元宗嘗煉藥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李林甫以陰計廢之。

朱梁趙凝。氣貌甚偉。好自修檢。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卽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

續世說卷第六

術解

巧藝

排調

術解

魏崔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鏡於酢器中。夜有見。卽以鏡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筯。或立嘗而還。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星行度。讖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高允。高允以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非十月。浩初猶疑之。後歲餘。謂允曰。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

梁沈僧昭少事天竺沙門。自云爲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書名。梁武陵王紀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數口。便息。及日晚。王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歎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

齊柳世隆善卜筮。世祖武皇帝時。嘗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於簾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見吾不見也。十一年。武帝崩。

梁韋鼎、明陰陽、善相術。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家焉。至德初、盡貨田宅、寓居僧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焉。陳亡、驛召、授上儀同三司。

宋賀瑒、伯祖道養、工卜筮、有歌工、女人病死、爲之筮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爾。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陳章昭達、少時、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因醉、墜馬、鬚角小傷。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後仕陳至三公。

宋庾道愍、尤精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以己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愆忤。休祐以緒彥回詳密、求換其板。它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

宋顧歡、通解陰陽書、爲術數、多效驗。有病邪者問歡曰：汝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如言、果愈。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

魏晁崇善天文。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以爲角蟲多死。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輿駕巨犗數百頭、同日斃於路側。

○原本巨犗、譌馬。脫同字、據北史改補。

麋鹿亦多死者。

魏徐路知星文，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想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赦，須臾當到。」隆宗素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檀特師周文召至岐州，會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北齊許遵，值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云：「不出冬初，我乃不及見也。」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

北齊趙輔和，有人父病求筮，遇秦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曰：「乾下坤上，乾，父道也；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父果卒。

北齊賈子儒能相人，崔暹令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軀，不如一尺面，一尺面，不如一寸眼。」○原脫下一尺面三字，寸誤尺。

據北史補改 大將軍臉薄盼速，非帝王相也。

北齊綦毋懷文，傳有蠕蠕客能算，或指庭中一棗樹，令其布算，卽知其數，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算之，唯少一子，客云：「必不可少，但更撼之，果得一實。」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庾季才旦奏，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九襲，必有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楊伯醜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爾汝之。開肆賣卜，有人失馬，來詣

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鱸、如言而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來、遂擒之。

旋宮之義、亡絕已久、唐祖孝孫得毛爽之法、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造爲紀綱、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王者不死、今已在宮內、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少壯嚴毒、卽殺戮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善其言而止。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位鄰台輔、年將九十、仁軌爲文昌左相、八十四而薨、裴行儉尤曉陰陽之術、每制敵推陣、先期捷日、嘗出陣、至單于北塞、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岡上、將士皆以士衆方安、不可勞擾、行儉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處、水深丈餘。

蕭嵩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婿。

○原作友婿
舊唐書改

宣州相術夏榮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

門盡貴、官高而有榮壽。陸果爲相，蕭亦爲相，壽至八十。其子華、孫俛、倣，皆至宰輔。

高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詣相者，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然尤嗣微弱，蔣侯官職至薄，而子孫轉盛。智周果作相，子慎爲建安尉卒。其子繪謁智周，智周以女妻之。繪子爲龍刺史，捷子洸爲左丞，洸弟渙爲給事中。高氏之後，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太原術士溫彬，高宗時已老，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卽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中樹，鳴聲清婉。隋太史令史良○原脫史字，據唐書補。至青州，爲之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中，正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兒必

文藻煥爛，雀形旣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文強記，下筆成章，終於秦川令。

薛頤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也。」太宗朝，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觀中建一清臺以考元象。

甄權能針灸，狄嶽苦風患，手不能引弓，權曰：「但將弓矢向塚，一針可愈矣。」針其肩隅一穴，卽時能射。其弟立言亦善醫，杜淹風毒發腫，立言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死如期而死，有尼明律，腹脹身瘦。」立言曰：「誤食髮成蟲也，令服雄黃，吐一蛇如小指大，唯無眼，燒之，有髮氣，尼疾乃愈。」

乙弗宏禮能相，隋煬亦自能之。曰：卿相朕，終當如何？如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所學相術，凡人之相，有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相，故知聖人與世凡不同爾。

舊唐書作故知凡聖不同耳，此似有衍文。

自是帝常遣

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薛大鼎坐事沒爲奴，詣宏禮曰：君奴也。大鼎有慙色，解衣示之。宏禮曰：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後爲泗州刺史。

袁天綱善相，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示之。見元爽，元慶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又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奧妙，不可易知。試令行，又令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之主也。

盧齊卿童幼問孫思邈他日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兒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蕭縣丞。齊卿問時，溥猶未生。

張憬藏相，蔣儼云：自此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據此合死，然

後有名位，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常奉使高麗，囚地窖中，終六年，後得歸。及在蒲州，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訣別，自云當死。俄有敕，許令致仕。

金梁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半年間，公爲宰相，大富貴。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

京一日入蜀川、一日向朔方、此時公作相矣。冕懼其言、深絕之。未幾、安祿山反、冕問三日之說、梁鳳曰、東京日卽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其後祿山僭號、元宗幸蜀、肅宗卽位於靈武、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葉法善少傳符錄、尤能厭劾鬼神、嘗於東都凌虛觀設醮、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爲吾法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愈。

苗晉卿嘗遇老父、問曰、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曰、晉卿困窮、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全不信、曰、將相向上、是天子矣、曰、

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晉卿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元宗崩、攝冢宰三日、朱梁仇殷、藝術精密、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攻壁、令軍中人負藁二圍、實于積、俄而雲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之矣、不見攻、壁象、無乃自退乎、翌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畔、太祖令盡焚其藁

而還。

後唐周元豹、有袁許之術、大略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都竟被殺、盧程、衣道士服、與同志二人謁焉、元豹曰、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道士甚貴、至來

歲、二子果卒、程後登庸。

五代周翟光鄰、膺草肥皙、善於攝養、仕至樞府、司天監趙延、又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

雖貴而無壽。

○原脫而字据新說引續世說補與舊五代史合。

卒時年四十六。

趙延義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庭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義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遇過別論琦詢之不已延義乃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五代漢隱帝時宮中數有怪大風雨發屋拔木吹破門扇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義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修德延義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巧藝

宋時能棊王抗第一。褚思莊夏赤松第二。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工於鬪棊。齊高帝使思莊與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高緣其思深。久人不能對。

王僧虔論書云。從祖中書令珉書子敬曰。弟書如騎驃。駸駸常欲度驂。臨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憤。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題。後云。右軍當時不別。久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齊王彩習篆隸。時人語云。三真六草。爲天下寶。

宋垣榮祖○原本垣鶻，鶻，祖鶻，據南史改。善彈，登西樓，見翔鶴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盡脫，墜地不傷。

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褚澄能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鷄雛，翅羽爪距皆具，凡十三頭，而病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療法？鬼請爲鴛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允圍棋，徐道度療疾。道度，秋夫字也。

薛伯宗善徒癰疽，公孫秦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徒置庭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宋羊欣字敬元，尤長隸書，年十二，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王獻之至，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由此彌善。宋有嵇元榮，羊蓋者，善彈琴，云傳戴安道法，齊柳惲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插琴，客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此始。

齊劉瓛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有陳郡殷蒨善畫，瓛令畫王形像，并圖王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唾之，因罵云：「宜早死，由此病愈。」

梁蕭子雲善草隸，武帝論其書曰：「筆力勁峻，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實。」嘗與元常並驅爭先，爾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使人求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得金寶數百萬。齊蕭鏗善射，常以棚的太闊。○原本鏗爲鏗，據南史正。門的下暫大字，並據南史正。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齊蕭爲造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命王襄書贊，時人稱爲一絕。

梁顏協工於草隸，飛白、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助。○原脫助字。據南史補。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

自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戴禺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旣成面瘦，乃臂胛肥耳。○此有脫文，南史云旣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禺看之，禺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乃減臂胛，瘦患卽除，觀者歎服。

西魏文帝造二欵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又一仙人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欵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鴈蟾蜍飾之，謂之水芝欵器。二器皆置清徹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

則傾。

隋耿詢之，巧思若神，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外候天時，動合符契，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北齊馬嗣明善醫，楊愔患背腫，嗣明以鍊石塗之，便瘳，因此爲愔所重，鍊石法，取筮黃石如鵝鴨卵大，猛

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梁姚僧坦，武帝常因發熱，服大黃，僧坦曰：「至尊年高大黃快藥，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嘗有心腹疾，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從之，因而疾愈，賜錢百萬。

隋許智藏，秦王俊疾，文帝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今召許智藏，必當相苦，奈何？」明夜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卽死。」

隋何稠有巧思，煬帝伐遼，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城之，其城周回八里，及女垣，合

高千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宇文愷爲煬帝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助，人見之者，莫

不驚駭。

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何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

唐尉遲敬德善用稍，每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以刺之，齊王元吉亦善馬稍。

欲與相校。凡三奪元吉之稱。元吉雖相歎異。然甚以爲恥。

虞世南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太宗以世南有五絕。書翰是其一。

薛稷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自後罕復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稷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採古迹。睿宗在藩。留意小學。稷於是時特見招引。

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劉洎登御牀。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釐。今見常侍登牀。

閻立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稱妙。太宗與侍臣學士汎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詔坐者賦詩。召立本令寫焉。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赦。退戒其子曰。吾少學讀書。今唯以丹青見知。躬斲役之務。辱莫甚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技。

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卽日召令侍書。太宗出金帛購王羲之書。天下爭獻。遂良辨認眞僞。一無舛誤。

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與虞世南耳。

生知晉律當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爲是曲也。○是此原本誤由是據舊唐書改。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

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宴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也。止息者，晉雖暴興，○原本晉雖誤倒，又脫。終止息於此也。其哀痛躁蹙慘痛迫脇之旨，盡在是矣。永嘉之亂，其應

興字據舊唐書補正。

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李臯嘗運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疾鼓，若掛驪席。又造欹器，進入內中，所造皆省易而久固。

柳公權初學二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文宗吟諷，以爲詞清意足，令公權題於殿壁，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何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銀錦等，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懿宗時、伶官李可及、能轉喉爲新聲、音詞曲折、聽者忘倦、同昌公主除喪、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爲數百年舞曲、舞人珠璣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絙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可及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非酒、皆金翠也、僖宗卽位、逐死嶺南、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如此、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以詢貌寢陋故也、

賀知章善草隸書、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

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筆端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

拂菻卽大秦國也、其俗無瓦、擣白石爲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夏、人歎煩、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元宗開元十三年、作水蓮渾天儀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櫃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在匱中、

後唐莊宗與梁人隔水相抗。李存進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索大纜，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令軍造葦索，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於岸，以纜之。
○原脫植字據
舊五代史補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

排調

宋何尙之與顏延年少好相狎，二人並短小，尙之嘗謂顏延年爲猿，延年目尙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尙之爲似，延年喜笑。路人云：彼似猴爾，君乃真猴。
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墓次，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上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哭，志亦嗚咽。它日或問志：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嬖人，答曰：我爾日自哭泣妾耳。

謝眺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眺妻，常懷刃欲報眺，眺不敢相見。及眺當拜吏部郎中，謙抑尤甚，尙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

王裕之形狀短小，而起坐端方，桓元謂之彈棊發八勢。

梁武帝賞接到既，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以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宋沈昭略逢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爲王約耶？何以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

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爾癡何。

齊柳惔甚重其婦。頗成長懼。性愛音樂。女妓精麗。惔略無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所敬。稷每詣惔。必先通問夫人。惔欲見妓。常因稷以請。然後惔妻隔幔坐。令諸妓出。惔始得寓目焉。

梁劉諒爲湘東王所善。王一目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以爲刺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梁劉之遴嘗夢爲折臂太守。後果牛奔。墮車折臂。爲南郡太守。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齊高爽詣孫抱。了無故人之懷。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譏之。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羽重瞳。尙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以釘釘其舌於柱。剝其腸。顏色自若。

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爲戲。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王彧之子絢。何尙之子偃。絢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豎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尙之戲。

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綯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舅。殷淳之子乎。何無忌之子。曷嘗供食。乎羹。盡。曷曰益殷。蓐。曷乎。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淪。劉劭之子俊。嘗同飲。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涵。千。日。蔡興宗之子約。王僧虔之子愨。同入寺。遇沙門。懺。約曰衆僧今日可謂度。虔。愨。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張邵小名黎子。敷小名檀。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孝武好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人。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元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缸。缸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適入室。見卽驚喜云。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拊手大笑。

○原本脫重字存
譌字據北史改

時人云游道彌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

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云。賢從在外。宜自迎接。爲之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彌猴而衣帽也。

鄭譯請還治疾。隋文帝召見於醴泉宮。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上柱國。高穎戲曰。筆乾。譯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北齊李庶生而天閭。崔謨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請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世傳，謨門有癩疾，故庶之言如此。

北齊孫寧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臾讀書。寧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寧嘗服棘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暇外來坐者？皆笑。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顯要，至隋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機云：二柳俱摧，孤楊獨發。

隋侯白好俳諧，楊素與牛宏退朝，白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又嘲盧元明云：在上爲盧，在邱爲盧，生男爲虜，配馬成驢。

梁宗如周面狹長，蕭晉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自來不謗經，晉大笑。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爾。

○案北周書此本藝大寶語

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也。周乃悟。

蘇威之子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隋柳調爲侍御史，楊素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禁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隋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豆盧威，曠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報無以應之。唐閻立本爲右相，姜恪爲左相，恪立功塞外，立本尤善圖畫，非宰相之器。時人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虞世基，世南兄也，許善心，敬宗父也，同爲字文士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

李昭德，則天時爲相，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進之。宰相問其故，對曰：爲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盡反邪？左右皆笑。

來俊臣與李昭德素不協，乃誣構昭德有逆謀，囚下獄。俊臣以罪，同日被誅。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笑一悲矣。

則天時三月雪，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王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爲瑞，則臘月雷亦爲瑞矣。舉朝嗤笑，以爲口實。

苗晉卿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張倚男爽參選，爲書判之首。衆知爽不讀書，議論紛然。元宗親試之，爽持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貶張倚爲淮南太守。敕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謔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

朱泚僭逆，姚合言爲侍中，源休同知政事，羣兇宴樂，旣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

成秦之業。無出予之右者。吾比蕭何。子爲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爲火迫鄧侯。喬琳好談諧侮虐。爲監察御史。與同寮畢耀。嘲諷往復。因成罅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詰。坐貶巴州司戶。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

李泌爲相。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除人。故諫司惟韓皋歸登而已。泌仍令收其署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難分左右。歸拾遺莫辯存亡。

顧況性好談諧。柳渾李泌與之厚。自謂知己。乘樞要。當得達官。久之。遷著作郎。況不樂。求歸於吳。班列羣官。皆有侮玩之目。人皆惡嫉之。泌卒。況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此條原本誤。連上條今移正。

關播奇重李元平。令知汝州。禦李希烈。至部募人修城。希烈令數百人投募。縛元平馳去。旣見希烈。遣下行地。希烈見其眇小無鬚。戲謂人曰。使汝取李元平。何故將元平兒來。因罵曰。瞎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也。

李實奏不早。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賣麥苗。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伍碩米。三間堂舍二千錢。如此語有數十篇。實以爲誹謗。德令邊令杖殺此優。

王士平尙憲宗義成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忿爭。憲宗幽公主於禁中。幽士平於私第。後釋之。時輕薄

文士蔡南史爲圖雪散雪等曲、言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于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

于頔爲蘇州刺史、暴橫、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後頔累遷、乃與王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游元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連州、大和二年、自和州召還、復作游元都觀詩、前篇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丕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篇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劉郎又到來、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韓退之戲孟郊云、公合識安祿山、郊低頭云、識卽不識、大知有它。

豆盧瑑、乾符中作相、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爲霖作解之祥也、瑑笑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僖宗出幸、瑑死於張直方之第、識者以爲風雷不令之兆。

鄭繁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惟有兩行公廩淚、一時酒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掘、雖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時人語曰、傅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人傳之以爲口實。

酷吏郭霸爲鬼所殺、時洛陽橋壞、行李病之、至是功畢、則天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霸死、此卽好事。

王勃爲沛王府修撰、諸王鬪雞、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卽日斥勃、不令入府。

鄧元珽爲吏部侍郎、旣不稱職、甚爲談者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爲鄧消渴、爲詩勝於道路、自唐以來、掌選之失、未有其比也。

薛逢與劉瑑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稍歷禁近、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瑑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先朝立制、給舍須歷郡縣、而逢未嘗治郡、出爲巴州刺史、旣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作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謾通神。○原脫潛龍無三字、據舊唐書補收聞而大銜之、出爲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爲

大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亦怨之、以恃才褻急、人士鄙之、終於祕書監。

崔善爲爲尙書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身偏、嘲之曰、崔子曲如鈞、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購造言者、加其罪。

秦宗權爲其愛將申叢所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徇於兩市、宗權檻中引頸謂揆曰、尙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効爾、衆大笑。

神龍中每霖雨必閉坊門禳災。

○原譚續受。據類說引續世說改。

右衛騎曹宋務先上疏云。雨暘或愆。貌言爲咎。豈有一坊

一市。遂能感召星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道。

○原譚造。據舊唐書改。

至今巷議街言。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宜風

雨。變調陰陽。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甚苦迂遠。街市言曰。宰相不能調陰陽。致茲恆雨。令我迂行。會中書令楊再思過。謂之曰。於理則然。亦卿牛劣耳。

○原脫牛字。據類說引續世說改。

順宗册憲宗爲太子。中外相賀。至有感泣者。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僖宗善騎射。槩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昭宗時。秦裴爲楊行密守崑山。錢鏐使顧全武攻之不下。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爲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乎。益兵攻城。裴乃降。全武勸錢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昭宗時李茂貞劫駕幸鳳翔。朱全忠圍城。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朱梁成汭初作僧。後鎮荆南。撫緝彫殘。時韓建亦披荆棘以緝華州。人號北韓南郭。初澧朗二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隸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汭銜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猶快快語及前事。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加兵。○何下似脫史作

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因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皆髮落。乃謂彥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彥若應聲曰。廣南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譏汭曾爲僧也。汭終席赧赧。

後唐莊宗劉后。生皇子繼岌。后父劉叟以醫爲業。詣鄴宮自陳。后方與諸夫人爭寵。恥爲寒族。答劉叟於宮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藥笈。令繼岌攜敵蓋相隨。自稱劉山人來訪女。后大怒。答繼岌於後。唐僧誠惠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爲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略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石晉桑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鑑。

○原脫對字。據六帖二十一。引續世說補。與舊五代史合。

自嘆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登第。同榜四人。秦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

石晉王松、契丹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僞署松爲左丞相、漢祖入洛、先降詔、諭令受僞命者、可並焚毀、勿至憂疑、於是臺司悉斂僞署、告牒焚之、松以手自指其胸、謂同列曰、此卽二十四考中書令也。

五代周張可復、依晉公霍彥威爲青州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姦兔兒。

唐莊宗趨大梁、梁主召宰相謀之、鄭珪請自懷傳國寶、○類說引續世說引作惠詐降、以紓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

但如卿此策、果可了否。○原本果作竟、依類說引改。珪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

唐莊宗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此一人、豈有兩人耶、帝悅、厚賜之。

湖南高從誨、時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號高無賴、江南邊鑄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旣爲潭帥、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州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周行逢兼總湖湘、○原作南、據類說引改。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賊、自王遠劉言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竊廢蠻

夷、檢校官三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

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虛誕，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若不悟，亡國必矣。」及臣服於周，馮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嘗欲致君堯舜。」

原脫欲字，據類說引補。

何意今日爲小

朝邪。○類說引爲

上有自字

續世說卷第七

自新

企羨

簡傲

尤悔

自新

齊王洪軌爲晉壽太守。多賦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業。復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厲清節。

宋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

齊張充緒之子也。緒歸吳。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拜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尤明易老。能清言。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諄。云：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棊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讀書執燭。不敢辭。今乃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赤彪。○此有脫誤。南史作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隋楊汪少凶疎。好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翼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日楊侍讀。吾之稔生也。

長孫順德受人餽絹。唐太宗於殿廷賜絹數十疋。以愧其心。云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爾。殺之何益。順德後爲澤州刺史。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吏多受餽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爲良牧焉。太宗以柳亨爲光祿少卿。戒之曰。與卿舊親。情素甚厚。卿爲人交游過名。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鑿涵之名。此後頗自飭厲。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太宗亦以此稱之。

趙武孟初以馳聘田獵爲事。嘗得肥鮮以遺母。病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御史。

程異以王叔文之黨貶。元和初。李巽薦異曉財穀。請棄瑕錄用。擢領淮南五道兩稅使。異自悔前非。厲己。江蘇穀之數。多所剗革。不割下。不沒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後爲宰相。

企羨

齊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以自況也。儉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妻護。思澄欣然當之。

北齊李神雋。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校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

後魏明帝靈太后。嘗宴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尙書。朕之杜預也。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令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

唐李襲譽。好寫書。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勸此三事。何羨於人。

唐初選尙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憲宗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壻。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內職。上頗重學士。不獲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壻。遂令宰相於卿士家選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以尙岐陽。

公主人皆辭疾不應。唯杜悰願焉。仕至三公。

元宗時。太平久。朝廷尊。雖冗官。擢居方面。皆自謂下遷。倪若水爲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錢於郊。謂之登仙。恨不得爲驕僕焉。景倩時爲揚州採訪使。

武后時。宗楚客坐賊貶。太平公主觀其第舍。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爾。

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食雞。慕之。日殺五。發引。頓食雞臠數盤。○此有脫文。今舊五代史缺希聲傳。通鑑云。日殺五十雞爲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極王子衡陽。將發。

引頓食雞臠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藉居喪。食蒸菹。何代無賢。

石晉梁文矩。善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原脫服食二字。據舊五代史補。然病瘋。

痺五十九終。

簡傲

王瞻。字明遠。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謁劉彥卿。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は公子。引滿促膝。唯予二人。彥卿不悅。

黃門郎路瓊之。太后之兄慶之之孫也。與王僧達鄰居。盛車服以謁僧達。僧達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驕。

人路慶之者。

○原脫人字。據南史補。

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訴於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謁王

僧達。見辱。乃其宜爾。

齊蕭子顯。自負才氣。爲吏部尚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

梁張纘。性輕傲。爲尚書僕射。時何敬容方盛。賓客輻湊。有詣纘者。輒拒之。曰。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又云。不喜與俗人共事。出爲湘州刺史。吳興人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纘路經郢州。綸餞之。南浦。規在坐。纘不平之。忽舉盃曰。吳規。慶汝得陪今宴。規卽時起。規子翁孺。知父被辱。氣結。便卒。規憤哭。亦殞。規妻深痛夫子。次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陳陳暄。乃後主狎客。甚見親昵。而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刀。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卽成。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縛艾爲帽。加于其首。火以蒸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後主素重莊。乃引暄出。經數日。暄悸而死。

梁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宋檀超。放誕任氣。爲州西曹。蕭惠開爲別駕。稍相凌辱。而超舉動嘯傲。目惠開曰。何足以一爵高人。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鄒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梁卞彬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政爲此幘爾。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唐李光弼爲太原尹。時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衷甲持鎗。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衆交兵於光弼。衆以廳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令。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

嚴武爲劍南節度使。舊相房瑄出爲管内刺史。瑄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瑄。略無朝禮。甚爲時議所貶。

劉贊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于邵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原脫韻字。據舊唐書補。合於典

謨。然性太剛褊簡傲。每發言吐論。略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罷爲比部郎中。○案以上係

唐書與于邵同傳。致誤屬邵耳。

鄭仁表文章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甚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劉鄩小時。投文於其父泊。仁表哂之。咸通末。鄩爲宰相。仁表貶死南荒。

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爲時輩所疾。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後唐陳乂爲常山判官。日人有造者。垂簾深處。罕見其面。及爲中書舍人。姿態倨傲。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

尤悔

魏太武率大衆至瓜州。聲欲渡江。都下震恐。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舻相接。始宋文帝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于過矣。

宋傅亮廢少帝。迎立文帝。當亮之方貴。兄迪每深戒焉。而不能從。及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幸有稷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唐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人。將何爲也。正欲反爾。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盛怒。竟斬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令執政擇人。累奏不可。太宗曰。朕

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卽從。至今追悔。以道裕爲刑部侍郎。盧祖尚累爲郡守。有能名。太宗召爲交州都督。祖尚不行。太宗大怒。斬之於朝。尋悔之。復其官蔭。張元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任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元素將出閣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此問。

敬暉與桓彥範張柬之崔元暉袁恕己同誅張易之。中宗反正。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曰。二凶雖除。祿產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暉與柬之屢陳不可。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又與韋后通。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封暉等爲五王。罷政事。暉等旣失政柄。每椎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柬之歎曰。皇上疇昔爲英主時。素號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爾。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

張蘊古獻大寶箴者也。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語涉妖妄。而素有風癩疾。蘊古以爲法不當坐。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相州刺史。情在阿縱。太宗大怒。斬蘊古東市。尋悔之。自是有覆奏之制。

劉黑闥敗。斬於洛州。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餽菜。爲高雅賢輩所誤。以至於此。

太宗令太常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責之。溫彥博王珪諫。上怒。以爲附下。罔上。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明日上謂房元齡云。自古帝王納諫。

誠難。朕昨日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爲此不盡言也。

○此似有脫誤。舊唐書云。公等勿以此而不達直言也。

太宗遼東之役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驛祀以少牢。復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至行在勞賜之。

元宗幸蜀。至咸陽望賢宮。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唯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亦何由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肅宗時。兩京平。受僞官者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羣臣隨安慶緒在鄴者。開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代宗時。吐蕃犯京師。急起郭子儀。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騎。○此有脫誤。舊唐書云。及是承詔部下唯二十騎。而

後收復京師。上至長安。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灤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以至於此。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因而搆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旣而察佐多以病去。子儀悔之。悉

薦之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殄八千餘家其餘散在州縣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全忠之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僭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後唐周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朝號爲名將胡柳之役德威欲以方略制之莊宗迫之出戰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父子俱戰沒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吾良將吾之咎也。

後唐閔帝殂潞王立諸軍以賞薄怨望謠曰除卻生菩薩扶起一條鐵以閔帝仁弱潞王剛嚴有悔心也後唐張延朗末帝時以宰相判三司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蓄積係官貨財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高祖銜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石晉崔悅知貢舉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深惡之及悅將鑾院來辭維翰曰孔英來也蓋棍之也悅性純直因默記之遂放及第榜出人皆喧譁維翰舉手自抑其首者數四蓋悔言也。

湖北高季興唐莊宗平定天下季興來朝時論多欲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華夏請放歸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勅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歸一錯。

石晉末年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曰使漢人爲

胡主可乎。曰不可。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王。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

周世宗時河東劉崇召契丹入寇崇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殺也何必契丹今日

不唯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既戰崇敗遁歸

○此條原本誤屬上條今正

世宗謂江南鍾謨等曰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請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毋悔乎

江南孫晟鍾謨使於周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進皆勝毀反間之詞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唐虛實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擢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少卿

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浸寬登遐之日遠近哀慕焉

續世說卷第八

棲逸

輕詆

賢媛

棲逸

宋王宏之，不赴辟召，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宏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原脫內字，據南史補。

宋何鑠，心疾，無故害其妻王氏，坐法死。三子求點允，點以家禍絕昏宦，求隱虎邱山，允居若邪山雲門寺。世論以點爲孝隱，允爲小隱，又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又曰何氏三高。

齊孔稚珪字德璋，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常鳴鼓吹候之，聞蛙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賦歸去，來以遂志，嘗言五六月北窗下，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徧觀名山。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孫測。○原本孫謨子。據南史改。亦隱廬山。魚復侯子響厚遺贈。測曰。少

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侍中王秀之。尤欽慕之。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

宋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關康之世居京口。顏延年等十許人。當時名士。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屨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臥。了不相眴。延年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臧榮緒亦隱京口。時號爲二隱。臧自號被褐先生。

宋褚伯玉。字元璩。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要致之。邱珍孫與僧達書云。卻粒之輩。澆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僧達答云。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素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盧度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後又會稽鐘山有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梁阮孝緒著高隱傳，自上炎黃，終于天監末，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掛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廳殿可驂，何以異夫驥騄。

南岳鄧先生，名郁，斷穀三十餘年，唯以澗水服雲母屑。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桂櫺年皆十七八，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尋。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曰：期會至矣。是日無疾而終。山內唯聞香氣。武帝令作鄧元傳，敘其事。

陶宏景，字通明，幼有異操，終身不娶。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遠矣。以茅山爲金陵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特愛松風，庭館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梁武帝手敕招之，不出。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

梁劉慧斐，張考秀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一園，名離垢園。時人號爲離垢先生。論者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周章魯所居之宅，環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文帝貽之以詩，敕有司曰：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

公時人號爲居士焉。

唐時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沉浮人間。竇軌在益州。召見。遣以衣服。逼爲卿。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而走。逃入山中。結庵澗曲。夏則裸形。冬則緝樹皮自覆。每爲芘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爲粥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不與人相見。高士廉鎮蜀時。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不去。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

郗純爲諫議大夫。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傳於天下。

孔巢父韓準裴政李曰張叔明陶沔。同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白又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

王龜字大年。起之子也。起第在永福里。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號半隱亭。從起河中。

○原作東據
舊唐書改

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

谷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起鎮興元。龜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後爲浙東觀察使。爲賊所害。

武氏熾盛。惟安平郡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以琴書藥餌爲務。中宗卽位。以安車備禮徵之。攸緒應召至都。又歸山中。及三思延秀構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緒不預其禍。睿宗卽位。又令人安息之。開元二年。攸緒請居廬山。制不許。敕州縣數加存問。勿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崔咸銳之子也。銳在澤潞，有道人自稱盧老，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爲君子，因指口下黑子爲志。」及生成，果有黑子，其形神卽盧老也。銳以盧老字之，咸旣冠，栖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游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絕。

司空圖，唐昭宗時，見紀綱大壞，深惟出不如處，乃稱疾不起。梁將篡唐，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誅，力疾至洛陽，指趣極野。

○原本極作山，據舊唐書改。

墜笏失儀，得放還山，圖墅。

○此有脫文，舊唐書云圖有先人別墅。

在中條山王官谷。

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志，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作休休亭記，又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旣脫柳璨之禍，乃預爲壽藏，故人來，引之壙中，賦詩飲酒，曰：「非止暫游此中也。」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僕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零賽祠禱，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張果隱於中條山，元宗召至禁中，邢和璞推之，薈然不知其甲子。師夜光善視，果與並坐而不能見。元宗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葦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以葦汁飲果，果引三卮，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引鏡視齒，焦黑矣，以鐵如意擊齒，藏于帶中，乃以紅藥傅，斷就寢。良久，齒皆生，粲然潔白。後入恆山，不知所之。田游巖，母妻子俱有方外之志，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高宗幸嵩山，親勞之，游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旣逢聖代，幸得逍遙，出仕宦，坐與裴炎交結，放還山。」

咸亨初，史德義隱居虎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廛市。

○原諷東市，據舊唐書改。

號爲逸人，文昌左丞周興薦

之徵爲朝散大夫。周興被誅，亦放歸邱壑。

王遠知其母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遠知初入茅山，師陶宏景。煬帝爲晉王，召見之。斯須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太宗平王世充，與房元齡徵服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還茅山。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見暑少室伯，翌日卒。年一百二十六歲。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召見，問山中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楊國忠方盛，或勸陝郡進士張象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象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爾若暖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後唐許寂，字閑之，棲四明山，不干時譽。莊宗召對於內殿，方與伶人調品咸簞，訖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寂退。謂人曰：君好淫聲，不在政矣。尋請還山，寓居江陵。茹芝絕粒。後爲蜀相，與王衍俱徙于東。致政居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獨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

石晉鄭雲叟，本名邀，棄家入少室山，聞西嶽有玉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居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無所不至。雲叟目擊其事而不求。

宋何偃同顏延年從武帝南郊。偃於路中呼延年曰：顏公。延年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

齊劉祥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尙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堂中。見路人驅驢。祥曰：驢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作令僕矣。

劉祥性頗剛疎。輕言肆行。褚彥回輔齊受禪。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事。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尙之致仕復起。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解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去。已復還。尙之失色。

王融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意。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云誰不知。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梁到溉掌吏部尙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尙有餘臭。遂學作貴人。蓋以溉祖彥之嘗擔糞。自給譏之也。

梁柳津。○原譌渾。据南史改。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韋黯爲太僕卿。而兄子粲已爲左衛。黯常快快謂人曰。韋粲已落驂驪前。朝廷是能用才否。識者頗以此闕之。

齊邱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時。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頭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齊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羊性狼而淫。指呂文顯。豬性卑而率。指朱隆之。鶉性頑而傲。指潘敞。狗性險而狂。指呂文度。又爲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暗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彬自稱卞田居。謂其妻爲傳蠶室。或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獲。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爾。

梁謝眺善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於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北齊文襄嗣位。崔陵竊言。黃頴小兒。堪富貴。任否。文襄知此言。欲殺之。賴人救解。乃止。陵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隋元善以高穎有宰相之具。嘗言於文帝曰。楊素竊疎蘇威。怯懷元胄。元閔。正似鴨爾。可以付社稷者。唯有高穎。上初然之。及穎得罪。上以元善之言爲穎游說。深責之。元善先患消渴。以憂懼卒。

朱粲作賊。好取嬰兒。蒸而噉之。乃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有過於人肉乎。但令宅內有人。我何所慮。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慙楚。左遷在南陽。粲悉引之。以爲賓客。

後遭飢餓。合家俱爲所噉。粲敗乞降。唐高祖遣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醢豬肉。

唐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意沙汰。多損益。而退者不伏。罵訟盈廷。彥博唯騁雄辨。與人相語。終日喧擾。頗爲識者所嘔。

李義府先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爲侍書御史。馬周稱薦之。其後義府爲宰相。爲侍御史王義方所劾。言初以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狠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

張嘉貞與張說不相能。嘉貞弟嘉祐。賊汙事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出爲幽州刺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移益州都督。勅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恨說。因攘袂勃罵。源乾曜王峻共和解之。

張九齡爲相。性頗躁急。動處輒忿。讟議者以此少之。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白事於宰相王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慢而侮人如此。

劉洎唐書。謂韓退之恃才肆意。亦有整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誤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謬者。又云。至若抑揚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宏。亦端士之用心也。此史氏之輕。

○輕下假脫訛字。

穆宗時。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蕭俛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詠。二人俱訴之。貶建州刺史。元稹用事。又召爲諫議大夫。景儉朝退。與馮宿楊嗣復溫造李肇王縉同謁史官獨孤朗。乃與史館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詞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

鄭世翼人號輕薄。時翟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轍。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以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詰。擁櫂而去。

李林甫開蕭穎士名。欲拔用之。穎士在廣陵。居母喪。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卽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支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朝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如此。

劉總以河朔歸朝。穆宗命張宏靖鎮之。宏靖莊默自尊。所辟章雍輩多少年輕薄之士。數以反虜詰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箇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朱梁王彥章嘗輕唐莊宗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可畏。後戰敗。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揮矜刺之。馬蹄被擒。莊宗曰。爾嘗以小兒待我。今日服未。彥章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

石晉劉處讓以除執金吾有所不及。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諸相。道笑而不答。

五代漢史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至如毛錐子。何足用哉。王章曰。雖有長鎗大劍。若無毛錐子。贖軍財賦。何自而集。宏肇嘿然。章尤輕視文士。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目之爲賈鐵嘴。受詔修高祖實錄。誣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十錠。又以所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媒孽竇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行軍司馬。

賢媛

宋蕭矯妻羊氏。

○原作某氏。據南史改。

字淑禕。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神人在燈下。自稱杜桑君。曰。若人無

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陶淵明賦歸去來以遂志。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爲夫耕於前。妻耘於後云。

朱百年妻孔氏。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孔氏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

隋許善心不肯從。字文化及。被害。母范氏年九十三。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有餘日亦終。

唐高祖寶后。隋總管毅之女也。毅謂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許之。乃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者。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皆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高祖。後善字。

○此似有

脫字。舊唐書

類高祖之書。人莫能辨。工篇章。好規戒。

作善書。

太宗長孫后。太宗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后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願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若今公主之禮。則有過長公主者。理恐不可。太宗以徵言告后。歎曰。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詣徵宅賜之。后嘗著論諄漢馬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貴盛。乃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此乃開其禍端而防其事爾。

太宗徐賢妃諫伐遼云。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它衆。喪已成之我軍。諫造宮室云。終以茅茨示約。猶與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敝。又云。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諫服玩織靡云。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貝州宋廷芬五女。若莘。

○原爲華据舊唐書改。

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有詞學。德宗俱召入。試以詩賦。問經史中大義。

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若華姊妹應制屬和。每進御。無不稱善。德宗嘉其節槩。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

唐高祖第三女。徵時嫁柴紹。高祖起義兵。紹與妻謀曰。尊公欲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懼後害。爲計若何。妻曰。公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別自爲計。紹卽開行。赴太原。妻乃歸鄠縣。散家財。贊起兵。以應高祖。得兵七萬人。與太宗俱圍京城。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平陽公主。葬時。特用鼓吹。以賞軍功。

鄭善果。母翟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翟氏常於閣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厲己爲清吏。

崔元暉。母盧氏。嘗戒子曰。吾見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所從來。若是俸祿餘貲。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殊。陶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等坐食俸祿。榮幸已多。若不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元暉遵奉母戒。以清謹見稱。

李光弼。母李氏。有鬚髯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弟光進亦一品。節制雙旗在門。鼎味就養。極一時之榮。薛元曖妻林氏。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爲篇章。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其子彥輔等皆林氏訓導。登科者多。凡七十人。衣冠榮之。

于琮。尙廣德公主。黃巢犯關。僖宗出幸。琮病不能從。賊起爲相。琮以疾辭。爲賊所害。而赦公主。主視琮受禍。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于公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卒。

以... 爲此... 入告其...

... 死我亦...

...

...

...

...

...

...

...

...

...

...

...

...

...

武后時。越王貞謀興復。唯紀王慎不預謀。乃亦坐死。女東光縣主楚媛。幼以孝稱。適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室諸主。皆以驕奢相尚。諂楚媛獨尚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所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慎凶問至。楚媛嘔血數升。免喪。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憲宗以杜惊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啻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琮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穆宗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有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長孫皇后侍太宗疾。累月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貞觀十年。皇后疾篤。因取衣帶之藥以示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爾。

唐常侍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石牆。因雨隕陷。得錢盈缸。奴婢喜。走奔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於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拊而築之。三子皆進士及第。

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

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潘炎。德宗是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晏女也。京尹有故。伺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遣鬪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炎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遣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炎避位。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傷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孟陽解論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將觀之。因偏召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觀之。旣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朱梁朱延年守壽州。爲楊行密所破。妻王氏聞之。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遽闔中州之扉。而捕騎已至。遂集家屬。出私帑。發百僚。合州一廨焚之。旣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者所辱。乃投火而死。石晉李從溫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於牙門曰。李從溫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驚謝。悉命焚之。家無禍敗。關氏之力也。

湖南馬希範以廖匡戰死。遣弔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母爲賢。厚恤之。

續世說卷第九

感溺

黜免

傷逝

汰侈

感溺

宋顏延年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邀延年。墜牀致損。子竣殺之。延年痛惜甚至。嘗於寢坐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年。延年懼墜地。因病卒。孝武時。竣貴用事。稱六貴人。

北齊武成見空中五色物。稍近。變成一婦人。去地數尺。亭亭而立。食頃。變成觀世音。徐之才曰。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遂愈。

唐中宗韋后。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

姜皎。元宗在藩。見而悅之。皎亦委心焉。及卽位。召爲殿中少監。數召入臥內。命之捨敬坐侍。

○坐原作由。據後唐書改。

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鬪雞。常呼爲姜七而不名也。賜以宮女名馬珍物。不可勝數。嘗與皎在殿庭。旣一嘉樹。皎稱其美。遽令徙植於其家。後爲太常卿。楚國公。又爲之下敕辨謗云。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謗言。

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由是兄弟俱侍禁中。傅粉施朱。衣錦繡衣。詔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有薛懷義。易之兄弟足矣。尙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鬢。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過於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元宗時。張璋。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閔孺之流也。毛仲。本高麗人。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每入侍宴。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元宗或時不見毛仲。則悄然思之。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原本至

唐書 改。作鎮據舊

徐浩。嬖其妾侯莫陳氏。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爲御史部。夫彈吏集。自賢所棲。李大郎。筠侍殿學士。貶明州別駕。

喬知之。有侍婢曰野娘。美麗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太宗俘虜天竺國人。就其中得方士那羅邇婆。婆自言二百歲。云自有長生之藥。於金縷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勝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放還本國。

武宗奉道。寵道士趙歸真等。築望仙臺於南郊。尊號中令增明道字。毀天下釋教。以銅像鐘磬鑄錢。上餌金丹。性加急躁。喜怒不常。會昌五年。秋冬以來。覺有疾。而以爲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游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明年上仙。宣宗卽位。誅趙歸真。流軒轅集於嶺南。旣而自受錄于劉元靜。迎軒轅集於禁中。餌方士藥。日覺躁渴。疽發於背。遂弃天下。

黜免

宋徐羨之不悅顏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令。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又爲劉湛所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其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自序也。

宋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乃以久疾免官。

隋文帝寵任高顛。後坐事免。以公就第。文帝謂侍臣曰。我於高顛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

冥然忘之如無類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唐蕭瑀以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新封倫而見疎。心不能平。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寒落。由是忤旨。廢于家。其後又超知政事。累獨奏云。元齡以下相與執權。有同膠漆。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誓。積久銜之。因瑀請出家。許之。又云不能出家。下詔切責。出牧小藩。仍除其封。

顏籀字師古。爲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爲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人言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日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纒經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戒勵也。師古父名思魯。

文德皇后崩。百官纒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咸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李義府作相。罪惡貫盈。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歛更急。爲人所發。除名。長流嶺州。朝野稱慶。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原本巨作似。據舊唐書改。還誅四凶族。可

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鞠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讖家而競入。謂此也。

李繁無行。父泌與梁肅友善。肅卒。繁亂其配。士論歎駭。繁坐此積年。委弃。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

奏斥之後除大理少卿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出爲亳州刺史。

潘孟陽以度支副使巡江淮但務游賞與婦女爲夜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憲宗令鄭敬宜慰江淮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籍唯賑恤貧民無所計算卿今登車傳令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所至但務酣飲游山寺而已其爲人主薄如此。

張仲方九齡之族也爲度支郎中太常諡李吉甫爲恭懿仲方駁之曰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

疊致台衮大權在己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

○原本謂諡脫
据唐書改

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

發憲宗貶仲方爲遂州司馬自駁諡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沒

楊虞卿能朋比唱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時號黨魁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扇鎖小兒甚密街肆惱惱上聞之不悅鄭注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素疾虞卿朋黨乃言此語出於虞卿之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其家稱冤自京兆尹再貶虔州司戶

李邕貶欽州遵化縣尉後爲滑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政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聞後進不諛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申憐其羈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

勿憚麼賢事須州攝軍以衙推。

朱全忠弑昭宗以裴樞朝廷宿望全忠奏以伶人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必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淳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李振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皆由浮薄之徒紊亂紀綱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有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稱紳爲之一空

五代李知損仕晉以受賂謫均州仕漢以使江淮行止穢雜謫棣州司馬至周徵還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怒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後才歲餘卒於海中

傷逝

梁王規字威明卒皇太子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風韻逾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寔俊人也一逝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鏡長淮絕涸

宋范煜謀逆子藹連坐就刑於市煜醉藹亦醉藹取土果皮以擲煜呼爲別駕數十聲煜問曰汝瞋我耶藹曰今日何緣復瞋父子同在不能不悲爾煜妻來別先撫藹回罵煜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煜乾笑而已藹幼而潔整衣服竟歲未嘗有點塵死時年二十

齊豫章王嶷薨武帝哀痛敕王融作銘曰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陳魯廣達爲將。陣亡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宋孝武殷淑妃卒。邱靈鞠獻挽詞三首云。雲橫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

唐明皇西幸至馬嵬驛。楊貴妃縊死。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密令中使改葬於它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猶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元宗楊皇后。肅宗之母也。元宗命張說爲埋銘云。石獸溢兮綠苔粘。宿草殘兮白露沾。園寢闐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嶷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爲之悽然。

汰侈

梁賀琛言於武帝云。今之宴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習以成俗。日見滋甚。宜嚴爲禁制。導以節儉。糾奏浮華。

○原本浮作繁。據梁書改。南史同。

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苟

以純素爲先。足正彫流之敝。宋武帝時。嶺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卽以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書。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入其城。顧謂左右曰。叢爾之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魏河間王琛。駿馬十餘匹。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兩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兼何孟之美。

湛之孫親。字君倩。仕梁爲湘東王鎮西咨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宏亦以豪侈稱。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宋謝靈運性豪奢。車服鮮麗。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梁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屐直千萬。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作錢愚論。

魚宏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盛栢。四面周匝。無一有異。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腳。

○原本重譌字。據南史改。

陳孫瑒。居家頗

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菱。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羃籬。重不可戴。

○原作車不可載。據北史改。

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

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棖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盛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煬帝作西苑。其內爲海。海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翦綵爲菱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游曲。馬上奏之。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謂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餞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車。○原作乘。據類說引改。

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焚是膏油。但覺煙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元宗以風俗奢靡。開元二年秋七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珠玉錦繡。細繡也。

楊銜楊錡韓號秦三夫人競開第各極壯麗一堂之成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皆輒毀而改爲號國尤爲豪蕩一旦帥二徒突入韋嗣立宅卽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旣成召匠巧塲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拔號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每月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寶之煥發遺鈿墜鳥琴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

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尙元宗命官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元宗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旣成具幄幕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笮箆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

郭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牀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爲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

韋陟安石之子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闈列侍左右者千數衣書藥石咸有掌典輿馬僮奴勢踰王

家主第

裴冕性奢侈。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自創巾子。號僕射巾。初代鴻漸爲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視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

元宗幸蜀。所居後以爲道觀。節度至。皆先拜而後視事。郭英又鎮蜀。移去。元宗鑄金真容。自居之。頗恣狂蕩。取女人騎驢擊毬。制細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衆畔而奔。爲人所殺。

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爲勝。社亞在淮南。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安史大亂之後。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豪華。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謂木妖。馬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及璘卒。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百人。德宗卽位。詔毀璘中堂。及中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謂之奉誠園。

潘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游園。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

王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卽爲僕妾所有。文宗以師友之恩。恤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

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泊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說於心。

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文宗素恭儉。謂宰臣曰。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元宗幸溫泉。御之一。卽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貴。往往皆可。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

中宗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中。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捕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廣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大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月影中。各爲一色。

懿宗咸通十年。以同昌公主。適拾遺章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之。以雜寶。并藥臼槽櫃。亦以金銀爲之。編命鏤爲之箕筐。賜五百萬緡。它物稱是。十一年。以保衡爲相。是年。公主薨。明年。葬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服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餠四十橐駝。以飼侍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首飾。以綾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十四年秋。懿宗上仙。是冬。保衡賜自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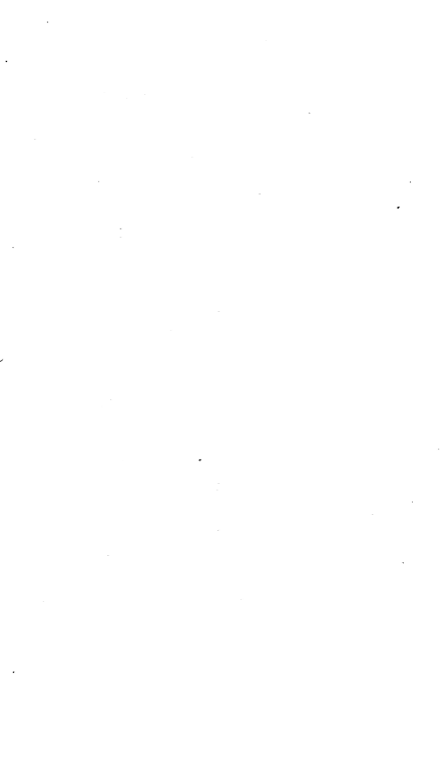
後唐李存審。近代良將也。常謂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達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帥。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幃護之。

石晉張籙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家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落於籙前而去。歸復於衙院。晝臥。見二燕相鬪。畢各銜一錢。落於籙首。前後所獲三錢。常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兆。籙後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之窟室。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孫晟仕江南。二十年間。貨財邸第。頗適其意。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几。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於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奉養如此。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燕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燕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湖南馬希範。奢欲無厭。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千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幘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續世說卷第十

直諫

直諫

魏主敗于河西。尙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馬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公目之。弼官屬皇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帝聞之。歎息。賜之以裘馬。它日。魏主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尙書發牛車五百乘載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齊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謂范雲曰。此割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聞讜言。

傅綽諫陳後主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官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賄賂公行。帑藏虛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

王氣因茲而盡。後主大怒，竟被賜死。

章華諫後主曰：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奔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更轍，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後主大怒，卽日斬之。

宋明帝起湘宮寺，曰：此是大功德。虞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鬻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後周宣帝德政不修，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臣案周官國君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尙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連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至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隋蘇威高祖嘗怒一人，欲殺之。威伏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解，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隋劉行本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置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言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

刑部侍郎辛竄常衣緋袴。俗云利於官。隋高祖以爲厭。將斬之。刑部侍郎趙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竄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頌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竄。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必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魏鄭公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鄭公神色不移。太宗亦爲之霽威。嘗謁告上塚。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在外皆麗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噴。故中輟爾。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論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太宗嘗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主明臣直。由陛下之明故。妾敢不賀。上乃悅。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頓顛。彼豈非天子兒耶。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耶。房元齡等皆皇恐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徵言。方知理屈。

唐儉從太宗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雌彘突其馬鏡。儉投馬搏之。太

宗拔劍斷豕首。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爲之罷獵。

隋文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匹。帝盛怒，欲斬太僕卿。以下一千五百人通諫曰：豈容以畜產之故，戮千有餘人，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頓首曰：臣一身如死。○原本如作以，據舊唐書改。望免千餘人。帝

悟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今從所請，以旌諫諍。諸人竟得減死論。

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亮密表言之。太宗下書嘉歎云：古人稱一言之重，比於千金。今賜卿胡餅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也。

太宗卽位，務止姦吏。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吏受絹一疋。太宗怒，將斬之。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不應以物試之。卽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從之。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庭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房元齡病篤，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東討高麗，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云：陛下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今兵士之徒，無罪乃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轎車而掩泣，抱枯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且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

百姓滅之可也。久長能爲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者。乃坐敵中國。所存者小。所損者大。謹罄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太宗省表曰。此人危懼如此。尙能憂我國事。

太宗閒居。與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尙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太宗雖不去此美人。而心甚重之。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王珪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懵懵。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置之樞近。待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謂房元齡曰。昨日責彥博。王珪朕甚憐之。

太宗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又往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惠。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已失義矣。昔漢文時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五十。凶行三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賞其道路所費之術。

○術字誤。疑當作財。舊唐書無此二字。

而遣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凡陛下所爲皆遜踰三王之上。奈何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之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帝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乃止。

劉洎竦敢言。太宗每與公卿持論。必詰難往復。洎諫曰。以至愚對至聖。以極卑對至尊。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惜。慎茲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

馬周上疏云。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太宗走馬射帖。娛悅近臣。孫伏伽諫。以爲此祇是少年諸王之事爾。太宗覽之。大悅。

馬周上疏。以太上皇居城外宮宇卑小。四方觀者有不足焉。又云。車駕欲幸九成宮避暑。而太上皇尙留熱所。溫清之道。竊所未安。又諫踐祚以來。未嘗親享宗廟。又諫驕子倡人。鳴玉曳履。與朝賢比肩。太宗深納之。

高祖幸涇陽校獵。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蘇世長進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私計則狂。爲國計則忠。

高宗遣宦者綠江采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所在縱暴。蘇良嗣在荊州。囚宦者。上疏切諫。高宗下詔。勉令棄竹江中。孫伏伽諫高祖曰。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鶴鵠者。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及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充散伎之服。高祖大悅。下詔褒賜。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張元素上書極諫云。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敝。恐甚於煬帝。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所有作役。宜卽停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柳範爲侍御史。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不能匡正我兒。罪當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起。久之。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乃解。

唐睿宗時。姚宋秉政。奏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姚宋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敕。總令復舊。柳澤上疏諫曰。斜封授官。○句首原衍爲字。據舊唐書刪。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今又令敍之。將謂斜封之人。不忍弃也。

先帝之義。不可違也。內外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故語曰。姚宋爲相。邪

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積小成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高季輔嘗諫時政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異同。張行成跪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示人以隘。太宗又言：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行成上疏以爲：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太宗深納之。

太宗平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邊。其地褚遂良諫曰：歲遣千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貴菽粟。又傾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而及事乎。

高宗欲廢王后。立武后。褚遂良諫曰：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晉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遂良置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

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夜校獵。時收穫未畢。樸陽丞劉仁軌上疏諫曰：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元黃亘野。十分才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今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爲狼狽。願退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公私交泰。太宗降璽書嘉之。

則天臨朝。劉仁軌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璽書慰諭之曰：卿云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

漢朝初聞此語寧不惘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

高宗風疾欲遜位武后郝處俊諫以爲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尙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帝乃止。

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上雖不納亦優容之白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韋思謙爲監察御史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又云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誠曠職也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不拜云鸚鵡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

狄仁傑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極爲彫敝上疏曰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乎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礪礪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二帝三王之事業也以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能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恆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

朱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至是稍寧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云自文明草昧天地屯

蒙二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位。豈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語乎。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糜飢非鼎食。卽向時之妙策。乃今時之芻狗也。伏願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鋦。室羅織之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善之。

中宗宴侍臣酒酣。令各爲回波調。衆多爲諂佞。或要榮位。次至諫議大夫楊景白。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進曰。此諫官也。

則天時。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內宴。上前博戲。宰相韋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至此。因顧左右逐出之。在座者皆爲失色。則天以安石詞直深慰勉之。陸元方謂人曰。此眞宰相。非吾等所及也。

武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威遠近之人爾。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也。盧懷慎上疏言三事。一事乞郡縣未經四考。不得遷除。二事乞省官。三事乞賊吏削迹。簪裾十數年間不許齒錄。

郭子儀壻趙縱爲奴。當千所告。貶循州司馬。留當千於內侍省。張縉上疏。以爲太宗之法。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告。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告。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構。準律奴婢告主。非謀反以上者。同自首法。今趙縱所犯非叛逆。而奴寔姦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

且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墳土未乾。兩塔先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陛下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它日矣。德宗深納之。杖殺當千鎰。乃召子儀家僮數百。以死奴示之。

裴諤爲河東租庸等使。關輔大旱。請入奏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謂權酷之利。一歲出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亦以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上前坐曰。微公不聞此言。

元載爲宰相。建白。凡論事者。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以爲是自蔽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天寶以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白宰相。輒奏事者。託以它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先白宰相。然潼關之禍。起於下情不得上通。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蔽。萃於聖躬。所從來者漸矣。陛下方當日開諫言。以廣視聽。而頓欲隔絕。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危殆之期。翹足而至也。臣誠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元載搆於代宗。貶真卿峽州別駕。

肅宗以王璵爲相。信妖祠。道士李國禎請建大地婆父等祠。

○原本父誤婦。據舊唐書改下間。

昭應縣令梁鎮上表。極言其

不可。曰。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

下又何以爲祠哉。

李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縉紳儒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耶。是非在人主所擇爾。叔度慙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

憲宗以皇甫鏞爲相。裴度上疏。以爲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但於陛下實有所傷。憲宗以度爲朋黨。竟不省。

李晟收京城。德宗令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陸贄不奉詔。進狀論之。以爲清廟震驚。三時乏祀。宜先迎復神主。修整郊壇。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至如巾櫛之侍。宜後不宜先也。內人散失。已經累月。旣當亂離之際。必爲將士所私。一聞搜索。必皆懷懼。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蓋知爲君之體然也。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

奉天圍解。從臣稱慶。賈隱林

○厚脫林字。據舊唐書補。

抃無畢。奏曰。賊泚奔遁。臣下大慶。此皆社稷無疆之休。然陛下性

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

歸登爲右拾遺。時裴延齡姦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

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違。署無所迴避。時人稱重。後爲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爲對。時論美之。

敬宗時。少列陳帖。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劉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帖因供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帖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帖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卽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薛廷老與同寮。入關奏事曰。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進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答。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卽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極多。卽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已諭。

敬宗荒恣。屢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韋處厚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田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爾。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時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賜以銀綵。

韓愈始爲監察御史。德宗時也。極論宮中之敝。貶連州陽山令。後爲刑部侍郎。憲宗時也。力言佛骨之事。貶潮州刺史。

李絳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論太過。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盛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

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宦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明，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嘿，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諭之。

李絳作相，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云：「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居常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諭絳曰：「昨見卿狀，所論采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論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罪，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

文宗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柳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爾。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栗，公權詞氣不可奪。」

溫璋爲京兆尹，懿宗以同昌公主薨，怒殺醫官，其家屬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自縊卒。

元稹爲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穢而走廳後。士元追之，以

鍾擊傷頤面。執政以穰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爲拾遺，上疏云：「元閣士走驥，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臣。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日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嘗因論事，言陛下錯。憲宗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裴度作相，五坊使楊朝汶以賈人張陟負錢逃匿於陟家，得私簿，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書迹，卽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卽以私錢償之。乃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使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臺諫上疏陳其暴橫，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良久方省悟，召朝汶數之曰：『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

李渤爲諫議大夫，長慶寶曆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幸。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敬宗雖昏縱，亦爲之感悟。寶曆中，肆赦，先是鄂杜令崔發以捕五坊內官被繫，立在雞竿下。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之。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云：「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上以爲朋黨，出渤桂管。」

太和中。李中敏爲司馬員外郎。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搆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蔽。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

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卽位之始。吐蕃寇邊。諫議大夫鄭覃與崔元亮廷奏。陛下宴樂過多。畋游無度。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又云。倡優近習。賞賜太厚。况金銀貨幣。皆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者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瓘爲召討使。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罷爲招撫處置等使。師出無功。平仲抗疏論承瓘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承瓘爲軍器使。

蘇安恆諫。則天曰。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

○原譌下摺
舊唐書改

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則天不納其言。亦能容之。

則天時。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曰慶山。四方舉賀。俞文俊詣闕上書曰。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殺之。

德宗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誣譖時宰。毀誣大臣。陸贄等咸遭枉細。無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伏閣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等罪。順宗在東宮。爲城開解之。城賴以免。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元宗東封。徵突厥大臣。扈從。突厥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元宗發都下。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免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舍拔獲之。頡利發下馬。捧兔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飢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突厥安忍殘賊。賜以弓箭。同逐獸之樂。若荆卿詭動。何羅竊發。暫逼嚴驛。仰犯清塵。縱殄元方。城幽土單于爲醜。穹廬爲汚。何塞過責。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

太宗平高昌。將以爲郡縣。魏徵諫曰。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弔民伐罪。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番。死者十有三四。十年之後。隴右空匱。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未見其可。太宗不從。後亦悔之。

憲宗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官論諍。往復數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元宗以問宋璟。璟陳天戒。請輟行。又問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壞。適與時會。上大喜。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曰。隋文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佞。上弗聽。

代宗時。程元振專權自恣。天下畏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伋上疏。以爲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刳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耶。危耶。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逮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俊。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並斬。以謝陛下。帝以元振常有保護功。但削官爵。放歸田里。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

小人說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此不足懼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六也。優詔獎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

後唐明宗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閱計策。窮則背軍。稱文人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謀略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虛設具員。枉費國力。又欲一一考試羣臣。宰相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諫。諫官劉濤楊昭儉。乞出在德。疏辨可否。帝召學士馬裔孫謂曰。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也。於是詔引貞觀中陝縣令皇甫德參上書。謗訕魏徵。奏曰。陛下思聞得失。只得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於國家。又云。昔魏徵則請賞德參。今濤等請黜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

石晉高祖時。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修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况魏城未下。公私窘困。誠非陛下修宮室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湖南馬希範用孔目官周陟。議常稅之外。別令人輸米。天策學士拓拔恆上書諫曰。殿下居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彫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心。荆潯日圖窺伺。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

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希範覽之。大怒。以先王舊臣。爲隱忍之。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崇韜時爲侍中樞密使。莊宗乃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暑雨。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容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後崇韜破蜀。竟以誣死。宦者爲之也。

周世宗深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宰相范質人奏事。帝望見。知其意。卽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續世說卷第十一

忿狷

仇隙

紕漏

儉嗇

忿狷

宋謝宏微性本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碁西南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此歲終

○原本此識
次据南史改

劉瑀與何偃不相得瑀位本在偃上孝武時偃遷吏部尚書瑀猶爲右衛將軍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在後瑀追偃及之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御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蹶自造青雲何至與鷲馬爭路瑀偃同發背疽瑀疾方篤聞偃之死歎躍叫呼於是亦卒

蕭惠開除少府加給事中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蒞方面乃復低頭人中耶寺內所住齋花草甚

美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卒陳傅緯負材使氣。凌侮人物。毒惡傲慢。爲人所疾。以強諫。後主賜死。死後有屈尾惡蛇。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有彈指聲。齊邱靈鞠。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僧至。要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隋賀若弼。既平陳。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家居。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獄。文帝曰。我以高穎。楊素爲宰相。汝每言此二人。唯堪飲餽。爾是何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疾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至煬帝。竟殺之。

蘇夔少有盛名。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時夔父威方用事。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等朋黨之罪。文帝令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恐。免冠頓首謝。上曰。謝已晚矣。

唐蕭瑀嘗稱房元齡以下朋黨比周。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誓。瑀請出家。太宗曰。甚知公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頓思量不能出家。太宗心不能平。手詔切責。出爲商州刺史。後薨。諡曰褊公。

尉遲敬德與執政不平。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今坐我上。任讓聖道。宗來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殿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悅而罷。

于公異。吳人也。應舉時。已與陸贄不協。贄在輪苑。聞德宗稱公異露布之文。尤不悅。及爲相。乃摭公異不爲後母所容事。下詔放歸田里。公異竟名位不振。憾恨而卒。人情其才。惡贄之褊急焉。

李翱自負詞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請告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

王遂爲沂兗海觀察使。性狷急。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獷戾。而遂嘗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遂被害。李逢吉欲逐李紳爲中丞。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知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許。言詞不遜。大喧物論。乃兩罷之。

吳越王錢宏侗。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侗問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侗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侗曰。公何以知其詳。進思蹴踏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于此。進思以宏侗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怨。

仇隙

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爲司徒長史。要州府僚佐亦來東堂。毅以先至。進白悅曰。身貧並躡營一游甚難。君如意人。何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

客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豐。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曰。今年未食子鵝。請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後毅費用事。悅不得志。疽發背卒。

梁鍾嶸爲古今詩評。其論沈約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永平中。相王愛文。王融等皆宗附約。常曰。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雖微。故稱獨步。謂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故追宿憾。以此爲報也。

北齊崔悛。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

魏毛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得罪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北齊文宣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詞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情。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

唐劉文靜。裴寂。俱從高祖起義。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由是有隙。文靜酒後。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爾。劉宴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各恃權使氣。兩不相下。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人以爲載之得罪。晏有力焉。及炎入相。追怨前事。且以晏與元載隙。憾爲載復讎。言晏嘗請代宗立獨孤妃爲后。有奪宗之計。賴崔祐甫救解。猶出晏爲

忠州刺史。又誣晏與朱泚通書。乞誅之。方下詔。暴言其罪。李正已上書表訟其冤。炎懼。乃遣五使往諸道。聲言宣慰。而實推過於上。德宗知而深惡之。遂賜炎死。

竇參爲相。不悅李巽。巽自左司郎中出爲常州刺史。仍促其行。巽不平之。不數日。參貶柳州司馬。巽爲湖南觀察使。誣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

李揆乘政。苗晉卿薦元載。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之。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豈頭鼠目之子。乃求官邪。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揆已先貶。因揆徙職。奏爲試祕書監。江淮養疾。揆既無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泛諸州者凡五十六年。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去者。蓋十餘州。大歷末。李晟戍劍南。禦吐蕃。及師回。以成都官妓高氏隨行。張延賞爲成都尹。追取之。晟頗銜之。形于詞色。貞元初。德宗以延賞爲相。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之。改授延賞左僕射。上亦忌晟功名。因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騰謗于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上詔延賞與晟釋憾。同飲極歡。晟薦延賞爲相。遂加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請以一子婿延賞女。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釋舊惡于杯酒之間。文生難犯。今不許婚。實未忘也。得無懼焉。後延賞竟罷。晟兵柄。由此武臣不附。

韋執誼因王叔文以得宰相。時時立異。蓋欲矛盾以揜其迹。密令人詐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

趙憬與陸贄同作相。贄持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爲己任。才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深銜之。數以

目疾請告。不堪當政事。因不相協。贊約慢同論。裴延齡之姦。既至上前。贊極言延齡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慢默然無言。贊由是罷相。

鮑防爲禮部侍郎。常遇知雜資參。不時引避。僕人爲參所鞭。及參秉政。令防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致仕。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耳。防竟以憤終。參亦尋敗。

韋處厚曰。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與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

令狐楚因皇甫鏞作相。而逐裴度。羣情共怒。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鏞膠固。希寵。稹章制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墜討伐之謀。潛附姦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士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之。

牛李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紛紜傾陷。垂四十年。文宗繩之不能去。嘗謂待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朋黨。實難。楊嗣復。李珣。鄭覃。作相。屢爭論於上前。李珣曰。比來朋黨亦漸消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覃又曰。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然嗣復珣。牛黨也。覃。李黨也。德裕爲相。指摭僧儒。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爲太牢公。其相憎如此。懿宗令韋保衡尙同昌公主。公主薨。懿宗殺醫官二十餘人。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宰相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不悅。又面諫。上大怒。叱出之。瞻爲荆南節度使。保衡又譖瞻。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貶瞻康州刺史。路巖作相。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驢

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驢州司馬。傳宗卽位。韋路賜死。瞻自號州刺史。召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未幾。復作相。初。瞻南遷。劉鄩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大用。鄩內懼。召瞻置酒。瞻暴薨。時人皆以鄩爲煇之也。

後唐崔協。父彥融。素與崔蘄善。彥融爲萬年令。蘄謁之。彥融未出。蘄見。按上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蘄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彥融除司勳郎中。蘄爲左丞。通劄不見。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宰相知之。改彥融爲楚州刺史。卒於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忘。蘄故其子弟常與蘄讎。

石晉桑維翰與馮玉同在中書。會舍人盧欒秩滿。玉乃下筆除欒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由此尤不相協。玉以語激少帝。出維翰爲開封尹。或謂玉桑公元老。奈何使之尹京。親細狼之事。玉曰。恐其反爾。曰。儒生安得反。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五代漢王章。置酒會諸朝貴。爲手勢。令史宏肇不聞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爵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宏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宏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宏肇卽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

紕漏

謝鳳子超宗。宋帝賞其文。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矣。時右衛將軍劉道隆聞此語。出候超宗。

曰。聞君有異物。可得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安有異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鳳毛。超宗聞諱。徒跌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達暮。停待不去。

梁何敬容作宰相。淺於學術。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丙吉遠近。客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并請諱。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有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

北齊王皓。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尙在。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尙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問龍所載六經。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非真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帝星。

隋劉臻爲儀同。有劉訥者。亦爲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欲訪訥也。謂欲歸本家。旣扣門。臻猶未悟。謂是訥家。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眙。久之。方悟。怒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爾。

隋蘇威爲僕射。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領內無五品之家。言不相應。類如此。隋王劭爰自志學。至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

爲僕從所噉。劾弗之覺。唯責肉少。數尉厨人。厨人以情白。劾依前閉目伺而獲之。

唐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屢爲非法。元道數裁正之。後君廓入朝。房元齡卽元道之從甥也。元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

舊史唐紹傳云。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下。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此元宗事也。修史者劉煦。後唐人也。乃謂之今上。蓋只用舊史。失於刪潤爾。

李林甫典選。選人嚴迴判語。用杖杜二字。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僂首不敢言。

李林甫引蕭昊爲戶部侍郎。昊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吊。客次有禮記。昊讀之曰。蒸嘗伏獵。挺之戲問。昊對如初。

太常少卿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鑿之慶。客視之掩口。

崔敬嗣爲房州刺史。供給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每進。擬官皆御筆。超轉者數四。後引與語。乃同姓名人也。爲房州刺史者死矣。

第五琦爲相。貶忠州長史。旣在道。有人告琦受人黃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對曰。二百兩金。十三斤重。忝爲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憑。伏請準法科罪。期光以爲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請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至彼。

李克寧初封隴西郡公。進威武郡王。每上疏。連稱二郡。頗爲時人所哂。

來子珣爲御史。時有朝士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東帶立於朝。舉朝大噓。

李勣征高麗。令元萬頃作檄。其語有不知守鴨渌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渌。官軍不

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石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裘而坐。客有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

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矣。因叱出之。

石晉盧質爲翰林學士。承旨賜論思主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諫則聖爲題。堯舜禹湯傾心求過

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

梁朝宰相李琪。以文章自許。唐明宗平中山王都。琪賀表云。收契丹之凶黨。破眞定之逆賊。馮道讓琪曰。

昨來收復定州。非眞定也。詔曰。契丹旣無凶黨。眞定不是逆賊。李琪爵俸一月。

唐明宗時。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是也。

而溥云八館。謬矣。

石晉馮玉爲宰相。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以辜負字教玉。玉乃然之。

魏司空長孫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謂之齶。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

梁王筠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舫。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簞敝。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及遇亂。爲盜所攻。墜井卒。家人十三口同遇害。棄尸空井中。

王琨儉於用財。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原本恭作桂據南史改。並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

有求。琨手自賦之。

梁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齊高帝鎮東府。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說黑斜銳。齒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矣。

宋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蒞韭。○原譌韭菹。據南史改。生韭。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魏李崇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菹韭蒞。其客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間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

梁沈衆性吝嗇。財帛億計。無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中裂。或自提冠履。起爲工部尙書。監起太極殿。常服布袍芒履。以麻繩爲索。又羹麥飯。飢則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爲。

梁朱异。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所散施。廚下珍羞常腐爛。每月常棄數十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梁陰子春。雖無它才。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北齊封述。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親友貧病。亦絕拯濟。朝野鄙之。一子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聘財。及將成禮。猶競○據南史下。有懸述二字。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使用。一

子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驛乃嫌腳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緣吝嗇。致此糾紛。北齊庫狄伏連鄙吝。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百餘口。盛夏入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從來。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鑰。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唯著敝褲。而積絹至二萬匹。被誅。藉沒。並歸天府。

唐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愧其心。珪儉不中禮。時論少之。

徐岱。吝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護於時。

文宗大和三年。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數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

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尙。如此中服。從它諸戚爲之。唯卿非所宜也。

後唐李克脩爲昭義節度使。武皇撫封於上黨。克脩性儉嗇。不事華侈。供帳饔膳。品數簡陋。武皇怒其菲薄。答而詬之。克脩愀憤發疾卒。

石晉袁正辭。善治生。雖承父舊基。亦自能營構。故家益富。嘗於積蠶之室。有吼聲聞於外。人勸其散施。以糴災。正辭曰。此必喝其同輩。宜更增之。其庸暗多此類也。

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碁。敗則手亂其局。蓋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貯白金十錠。爲它人所有。

五代漢韋恩。在上黨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事。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恩覽劄而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吝如此。

江南李昇。性節儉。常驅蒲屨。嘗用鐵杵。暑則寢於青葛。雖左右使令。唯老醜宮人。服飾粗略。

五代漢隱帝時。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不之委。常自繫衆鎗於衣下而行。如環佩。

○類說引

下有。郭威入京師。允匿於佛殿中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餒而卒。

○原脫餒而二字。據類說

並事文類聚前

集三十六引補。

周太祖戒世宗以儉葬。令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

續世說卷第十二

假諂

邪詔

讒險

姦佞

假諂

宋檀道濟伐魏。糧盡而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惱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

魏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敝席。麈飯冷菜。衣服敝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唐文宗蕭太后。福建人。云有母弟一人。文宗詔於故里求訪。有戶部茶綱役夫蕭洪。詐稱國舅。十數年間。兩授旄鉞。事發。賜死。閩人蕭本。又稱太后弟。賜予巨萬。官至金吾將軍。事聞。除名。長流愛州。泉州晉江縣令蕭宏。又自稱太后弟。按問。僞妄。配流儋州。

李密初從楊元感。元感敗。逃避至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彫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徒倚獨沾襟。沾襟何所

爲恨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來。千古傳名證。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

蘇世長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街市。伍百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盛以爲笑。議者方知其詐。

許敬宗掌知國史。虛美隱惡。爲子娶尉遲敬德孫女。多得賂遺。及爲敬德傳。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賜長孫無忌。敬宗改爲賜敬德焉。

杜淹與韋嗣福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中。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誦茂江表。

范處訥。武三思寮壻也。爲太府卿。中宗以穀貴。召處訥問其故。三思諷太史奏。其夜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所應。中宗降詔褒述。

崔日知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

陳少遊爲揚州觀察使。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尋令罷壘。輟戈卷甲。佇候指揮。然人不知其送款也。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而卒。

李抱真晚節好長生之術。有方士孫季長者。爲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爲賓寮。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它日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猪肪澆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裴延齡每奏討除。皆恣聘詭怪虛妄。它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因計料造神龍寺。前須長五丈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數千條。長八十尺。上言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尙未易得。須於嵐勝州采市。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卽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又奏近於左藏庫檢閱。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銀。其段匹雜貨。又百萬有餘。以充別庫羨餘。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以爲皆是正數物。陸贄上書。以爲延齡險猾傳姦。詭譎求媚。

柳泌爲憲宗合長生藥。自云壽四百歲。憲宗服藥多躁。爲宦官所弑。泌繫獄。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易。但灸灼之癢。浹身而已。

王鐔代杜佑鎮淮南。善小數。嘗有投匿名書者。左右取以授鐔。鐔內之袴中。袴中先有它書矣。鐔忽然探取焚之。而匿名在也。異日。乃以它事連其所告者。按驗之。以譎衆人。人以爲神明。

劉君良累代義居。尺布斗粟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烏雞。交置諸巢。

中令羣鳥鬪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令天下大亂，爭鬪之秋，禽鳥尙不能相容，況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攬妻髮大呼曰：此卽破家賊爾。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於是棄其妻，與兄弟如初。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同蠱惑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爲神。殷病風疽，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之曰：殷常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也。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者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爾。駢乃許之。勝至鹽城數月，函一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誦限亦滿，必得侍幢節，同歸上清爾。用之每對駢，訶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爲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好道而誕妄。寰生日，恭送一故皂襖子，曰：此李西平收復京師時所服也。恭生日，寰以一破幘頭遺之，曰：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時幘頭也。

朱全忠嘗與寮佐及游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有應。有游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敖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更何

待左右數十人，梓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朱梁雷滿鎮澧朗於府中，濬一深潭，構一大亭於其上。每鄰道使車經由，必召燕於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態，唯余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卽取筵中寶器，亂擲於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躍入水，徧取所擲寶器，戲玩於水面。久之方出，復整衣冠就坐，其詭誕如此。

後唐莊宗與梁相抗，劉鄩軍於宗城。初，鄩在洹水，數日不出，寂無人聲。莊宗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烟火，但有烏止壘上。時見旗幟循環往來。莊宗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日百變，必以詭計誤我。使視城中，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環而行，而鄩去二日矣。

慕容彥超，漢隱帝時鎮鄆州。嘗召富僧數輩就食，日晏不進饌。大餒而回，如是者累日。他日復召之食，遣庖人致蠅蟲於饌中，諸僧立嘔。彥超使人驗之，則皆已肉食矣。大責其賂，乃釋之。

邪詔

梁武帝時，朱雀門災。帝曰：此門制狹，我欲改造，遂遭天火。羣臣相顧未對。何敬容曰：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永元中，任昉紆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昉謝尙書郎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北齊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名曾參，士開病，醫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隋郭衍能揣煬帝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常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

隋太史令袁充。

○原譌李充。據北史改。

言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太平日行上道。文帝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改元仁壽。

百工役作。並加程課。以日長也。丁匠苦之。

唐侯君集馬病。艸類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沾其臙而躡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

有薦山人范知潛文學。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宜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抑而不奏。

中宗朝。韋后亂政。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上奏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謹進桑條歌十二篇。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爲十八代之符。

張易之兄弟嬖幸。武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轡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裴乾祐先爲御史大夫。出爲外郡刺史。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旣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反。令伺朝廷事。俄爲友生所發。坐流愛州。

長壽中明堂災。則天欲避正殿。宰相姚璿言。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寧。盛德彌永。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觀此無常之相。遂成正覺之因。則天依璿奏。遂不避正殿。姚璿在桂州時。則天雅好符瑞。璿訪嶺南諸山川草木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爲上符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爲天官侍郎。

楊再思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狐賦。譏之。時張易之兄弟請公卿大臣宴集。或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紙自帖於巾。卻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紆手。舉動合節。滿坐嗤笑。易之弟昌宗以姿貌有辟陽之寵。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言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側如此。

韋巨源爲宰相。韋后云。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爲非常佳瑞。請布告于天下。請之中宗。又令畫工圖其形。以示百寮。大赦天下。巨源贊成妖妄。是歲星墜如雷。野雞皆雥。咎徵若此。不聞巨源有言。蓋與后通屬。藉固祿位爾。張嘉貞被召。則天垂簾見之。嘉貞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也。則天遽卷簾見之。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又嘗奏元宗曰。今志力方壯。是効命之秋。更三數年。卽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爽俊臣羅告。裴宣禮七族反。武后薄其罪。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殞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沾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

之於樸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

武后時。朱前疑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卽拜拾遺。又言夢陛下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云。聞嵩高呼萬歲。賜以緋魚袋。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

韋堅廣運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作得寶歌詞。白衣缺膝。綠衣錦膊。半臂偏袒。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婦人百餘人和之。

陳少遊除桂州。畏遠官覲近郡。時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幾日月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然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月費過千餘緡。○原本過作僅。據舊唐書改。少遊曰。據此

費用。俸錢不足。須求外人。方可取濟。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先輸大半。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忻然踰望。厚相結納。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遠辭。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去。請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時少遊又已納財於元載。子仲武矣。秀爲之內。載爲之外。數日。改拜宣州觀察使。後移越州。又徙揚州。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初結元載。每歲饋金帛約十萬貫。又納賄於用事中官駱鳳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楚中。累加官至同平章事。

韓滉判度支。秋霖彌月。壞人廡舍。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苦。滉慮鹽戶乞減稅。乃詐奏雨不壞池。池生

瑞草上疑之。遣諫議大夫蔣鎮馳駟驗之。鎮與混仍同上表賀。請宣付史館。置神祠。錫嘉號。

齊映爲江西觀察使。自以須爲輔相。無大過而罷。冀復進用。乃倍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在江西。進六尺者。至是。映因德宗誕日。端日爲瓶高八尺者。以獻。

嚴綬爲左僕射。司空嘗預百僚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爲兩班之首。舊識江朝。敍語次。不覺屈膝而拜。江朝答拜。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爲御史所劾。綬出鎮荆南。江朝降一官。

李逢吉與翰林學士李紳不協。逐之嶺外。知制誥龐嚴防坐紳黨。左遷于敷封。還詔書。時人皆以敖素與嚴善。訴其非罪。黨曰。于給事犯宰相之怒。申龐蔣之屈。不亦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噱。

王彥威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旣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宏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服於度支中估判。使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者請託。至是。彥威大結恩私。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之。

中書主簿滑渙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求。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佑呼爲滑八。

孟簡佞佛。鎮襄陽。以腹心吏陸翰如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以滅口。翰子弟詣闕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瓊錢帛共計七千餘貫。匹再

貶簡吉州司馬。

崔元略戶部侍郎。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元略上章自辯。上詔答云。朕所命官。奚恤人言。然終不能逃父事內官之名。

○原本錄作後。據唐書改。

寶懷貞爲御史大夫。時章后安

樂公主亂政。懷貞諂順。委曲改名。以避后父之諱。娶章后乳母王氏爲妻。自稱皇后阿翁。時人或以爲國。翁懷貞處之不忤。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見無鬚者。或誤接之。又附會太平公主爲左僕射。時人語曰。寶僕射前爲韋氏國翁。後爲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

○唐韻音遠。吳人呼父也。

高力士作寶壽寺鐘。成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尙十杵。金吾大將軍程百獻。與力士約爲兄弟。力士母麥氏卒。百獻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於己親。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郭霸爲右臺御史。初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食其髓。則天悅。故時人號爲四其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居後。請示便液。曰。大夫糞味甘。或不嫌。今味苦。當卽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於朝士。

則天不豫。合閣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悅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旣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棲楚。逢吉黨也。棲楚等十餘人。駕肩

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飲酒。棲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度耳而語。崔咸疾其諂。僞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屬官。噉噉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座。客皆快之。

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郎中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中宗時。司農卿趙履溫傾家資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掀紫衫于項。挽公主轎車。公主與章后作亂。被殺。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命斬之。

後唐郭崇韜父名宏。豆盧革諂奉之上。言請依六典。改宏文館爲崇文館。

後唐蘇循。莊宗將卽位。張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中來。入衙城。見府廡。卽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卽呼萬歲。舞。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大悅。承業深惡之。

後唐梁翹爲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爇一炷。餘令於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

何澤爲吏部郎中。史館修撰。嘗因起居退。獨自遲留。以笏扣頭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明宗知其佞。亦不之責。

讒險

梁徐摛武帝問以五經大義歷代史百家雜書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帝加稱異寵遇日隆朱異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乘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遂出爲新安太守隋諸葛穎煬帝所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時人謂之冶葛

唐高祖校獵城外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齊王元吉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善蹶以授世民

○此下似脫曰字原行乘以逐鹿上蹶六字今刪

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

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混死上大怒責世民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乞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唐宗室吳國公李孝逸有破徐敬業之功時望益重武承嗣深忌之使人誣告孝逸自云逐走免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嘗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

蕭瑀薦封倫於高祖高祖以爲中書令太宗嗣位瑀爲左僕射倫爲右僕射倫素險詖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

許敬宗既助立武后遂譖長孫無忌遣人上封事稱無忌謀反帝令敬宗鞠之敬宗云無忌與先朝謀取

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攘袂一呼。殞命同焉。必爲宗廟深憂。又引漢文帝薄昭事。帝竟不親問。惟聽敬宗讒搆之說。遂流黔州。敬宗又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鞠。無忌反狀。公瑜遍無忌令自縊。

李靖破突厥。濟頡利。溫彥博害其功。奏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已悟。公勿以爲懷。

太宗自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左庶子兼民部尚書劉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褚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癱。極可憂惶。遂良誣奏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傳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意者。誅之。太宗疾愈。詰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周對與洎同。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褻忌陰賊。旣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必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高宗知其罪。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

李林甫爲相。好陷人。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以其陽與人善。啗以甘言。而陰擠之也。與李適之爭權。不協。適之性疏。林甫陰中之。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適之心喜其言。它日從容奏之。元宗大悅。顧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掘。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爲愛己。薄適之言。疏之。適之懼。求爲散職。由此罷相。竟貶宜春太守。又賜殺之。

嚴挺之爲絳郡太守。元宗欲進用之。李林甫忌嫉。召挺之弟損之至門。敍故舊。云當以子爲員外郎。又云。聖人待賢。兄極深。須作一計入京。既見。當有大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乞入京師就醫。林甫持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氣。且授與一閑官。元宗歎咤。久之。林甫奏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李林甫忌楊慎矜。受元宗恩遇。誣慎矜是隋家子孫。欲復隋室。慎矜慎餘。慎名俱賜死。令御史盧鉉收拷。太府少卿張瑄。使誣證慎矜之罪。瑄不肯答。紿其足。以木按其足間。擻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絕。眼鼻皆血出。謂之驢駒拔擻。瑄竟不答。杖六十。長流臨封郡。瑄被杖而死。

王鋹

○原作瑛。據新舊唐書改下同。

與楊慎矜親。且情厚。慎矜頗汲引之。及貴盛爭權。鋹附李林甫。構成慎矜之罪。闔門誅滅。既而王鋹亦赤族。史云。豈天道歟。

朱泚之亂。德宗卒迫行幸。後數日。崔寧來。上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人聽明爽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潛然出涕。或以告杞。杞謀陷之。誣告寧爲泚內應。俯伏歔歔。上信之。使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縊殺之。中外以爲冤。

盧杞忌張縉。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邊。僞自請行。上固以爲不可。乃薦縉爲隴右節度使。縉竟爲亂兵所殺。

盧杞字子良。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初爲御史中丞。尙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聞杞至。悉

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此人得權。則吾族無類矣。杞居相位。忌能妬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楊炎。崔寧。顏真卿。皆杞所殺也。又激怒李懷光。使與朱泚運衡。袁高奏其惡。云：將校願食其肉。卿士嫉之若讐。

李逢吉惡李紳。張又新。李續之。劉棲楚。爲之鷹犬。同搆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云：張補闕在相公齋內。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時號八關十六子。

姚南仲爲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譏毀之。德宗頗疑。貞元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治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治私懷憤怒。遂晨夜兼程。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驛吏關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治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事。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慮其覺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墮陛下法爾。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必不能成。豈弟父母之政。師律善陳之制矣。上默然久之。

李逢吉字虛舟。天與姦回。妬賢傷善。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李紳。韋處厚。救解。逢吉結王守澄。言於敬宗。誣紳會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範姜給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敬宗

知裴度之賢。因中使往興元。卽問訊。度亦自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張權輿尤出死力。遂撰謠言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有天命。上疏以度名應圖讖。宅據乾岡。不召自來。其心可見。而韋處厚又解析於上前。竟不能沮。度自漢中來。復知政事。逢吉出鎮襄陽。

唐次無故貶斥。久滯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遭權放逐。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憲宗卽位。召還。累官至中書舍人。憲宗因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人君宜時觀覽。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慮先辨謗。何由興。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饌。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又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也傳首至中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

杞矍然起拜。心甚怒之。李希烈叛。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重臣爲陳逆順。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朝廷羞。真卿竟爲希烈所殺。

宣宗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婚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自相府除邵寧節度使。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尙主。怨臣深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在外。願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也。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椀。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顥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置椀函於佛前焚香事之。

朱梁李振。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明附者非次。獎升私惡者數日沉棄。每自汴入洛陽中。必有貶竄。故唐朝士人。目爲鴟梟耳。閩主王延鈞好鬼神。巫盛縉有寵。薛文傑惡樞密使吳昞。昞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爾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昞許諾。明日文傑使縉言於閩主。以告文傑曰。未可信也。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卽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昞自誣服。并妻子誅。

五代漢時。陶穀先爲李崧所引用。穀從而譖之。崧爲蘇逢吉所殺。他日祕書郎李昉詣穀。穀曰。君於李侍中遠近。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

姦佞

宋鄭鮮之事宋武帝。帝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而變色。亦感其輸情。時人謂爲格佞。

魏琅琊公主。名玉儀。北齊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

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當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咨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劄。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暹竦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我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佞過於吾。

北齊趙長仁參預朝政。鄆孝裕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屏人私語。停廢公事。人號爲三佞。

北齊和士開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患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三四日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能入。

李軌遣鄧曉使於唐。聞軌被執。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來使。比聞軌淪陷。曾無戚容。苟悅朕情。妄爲慶躍。旣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

封倫素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太宗以爲至誠。倫又潛持兩端。陰附建成。高

祖將謀廢立。儉故諫而止。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之。改謚謬。黜贈官。削實封。

崔湜神龍初。桓彥範敬暉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疏忌功臣於三思。

寵漸厚。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桓敬等徒嶺外。湜又說三思宜盡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

周利貞先爲桓敬所惡。而繼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蘇味道爲宰相。云。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爲蘇模稜。

盧藏用初隱居時。往來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處士。及登朝。趙起諛佞。專候權貴。奢靡淫縱。獲譏於世。

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爲時委任。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搆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廩養下士。盡至寵榮。元宗欲罪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張九齡曰。陛下有三箇成人兒。不可得。奈何。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元宗不悅。林甫惘然而退。初無一言。旣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元宗欲加牛仙客實封。兼以爲尙書。九齡執不可。林甫密告仙客。仙客泣訴。帝後變色。謂九齡曰。事總由卿。九齡頓首謝。帝曰。卿以仙客無門藉耶。卿有何門。閱九齡對曰。臣荒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兩目不識字。若大用之。恐非所宜。林甫又退而言曰。

○此下原行陛下二字。據舊唐書刪。

但有才識。

何必詞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元宗竟相仙客。遂九齡。林甫代九齡爲中書令。

元載附李輔國。已得宰相。輔國死。又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令探密旨。上有所欲。載必知之。承意會合。上益信任。後敗。賜死。毀載父母及祖坟。斷棺棄柩。焚家廟木主。

李道古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德宗崩。順宗寢疾。深居簾帷。闈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王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王叔文定可否。宣于中書。擢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宰相。俾執誼承奏于外。以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煜。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熊望性險薄。大言詭異。務進不已。時京兆尹劉棲楚。以不次驟居清貴。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棲楚之門。有同密戚。陰計密畫。人無知者。文宗卽位。貶漳州司戶。

元稹爲江陵府士曹。爲監軍崔潭峻所厚。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卽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無何。爲翰林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樞密魏宏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嘉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上疏言。稹與宏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切。長慶二年。稹拜相。詔下。朝野嗤笑。

鄭注本姓魚。人目之爲水族。以藥材游長安。權豪之家。李愬鎮襄陽。得其藥力。移鎮徐州。以注參決軍政。注詭辯陰陽。善探人意。然專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怒。以軍情白愬。愬曰。彼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或不如旨。去之未爲晚也。愬令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及與語。機辨縱橫。盡中其意。遂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注大用事。御史李款奏彈注。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等皆惡注。左軍將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召注。僞有口疾。使治之。因而擒之。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

虜屈鼠伏。佞詞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之。忘倦。厚遺金帛而遣之。太和八年。守澄引注。見文宗於洛陽門。賜錦綵。是夕。彗星出東方。長三尺。光芒甚繁。

崔允召朱全忠自助。全忠自岐下還河中。允謁見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詞。

○原脫仍

自撰歌四字。據類說補與舊唐書合。

贊其功業。史以爲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未有如允之甚也。

江南李璟取湖南。遂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土風。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遂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蜀右補闕張九齡見蜀主言政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問奸佞爲誰。九齡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以誣毀大臣。貶九齡維州錄事參軍。